

都市红帆船

任红

一、就是想去美国

天亮公司职员叶嘉伟的家像天塌下来一般：地上满是玻璃碎片，五岁的儿子焘焘坐在地上哭，妻子柳筱红正哭着一件一件地清理自己的衣物，要离开这个家，永远不回来了！

嘉伟吸着烟，仰面躺在沙发上，连看都没看筱红一眼，这是他们夫妻结婚以来第几次吵架了？他不记得，他只记得自从他们有了焘焘后就经常爆发战争，但每次战争总以筱红的回归而告结束。他不相信筱红这一走就不回来了！

筱红多么希望嘉伟能来哄哄自己，但是他却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当初他是怎样地追求自己、怎样地哄自己，一见自己哭，他就会马上来像哄孩子一样地哄自己。可是现在，他的热情都上哪里去了？筱红拎起包出了家门。

桔红色的街灯照耀着黝黑的马路，去哪里呢？筱红茫然不知所往。去找卫东？上午刚刚拒绝过他，现在怎么又好去？

最终，她还是决定先去丽敏那里住几天。丽敏是筱红的同学，在歌厅做歌唱演员。

听了筱红的哭诉，丽敏很义气地收留了她。

“唉，看你们这个样子，我庆幸自己没有结婚。否则，还不知是什么样呢！”丽敏道，喝了一口茶，站了起来说道，“别哭了，明天有个同学聚会，你参不参加？”

“参加，当然要参加啦。上次聚会我就没参加，这次我一定要去。”筱红擦干了眼泪，抬起头说，“明天几点钟？在哪里？谁请客？”

“下午4时在小西天海鲜大酒楼，杜泽文请客。他从深圳回来，挣了不少钱，还是卫东跟他谈成让他请客的。”

“卫东？”筱红听见这个名字就仿佛看见天边的一道闪电，前些天她还见过他一次，她忘不掉他的英俊的脸和他的幽默的谈吐。

“是呀，卫东，怎么啦？你今天怎么啦？大惊小怪的？难道你不认识他吗？”丽敏问。

“没有，没什么。”筱红摇摇头，满脸绯红。

丽敏看了好生奇怪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是不是爱上他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筱红连忙否认道。

“是吗？要出问题我也没有办法。你给卫东打电话，说我在这里，让他过来。”筱红命令道。

丽敏拨电话，但卫东那边却没有人接，两人便躺在床上聊天，她们在大学时常常这样，但自从筱红有了焘焘后，她们很久没这样聊过了。筱红感到有些新鲜和兴奋。

“老实说，你跟卫东是什么关系，是不是有什么私情？发展到什么程度

了？”丽敏道。

“没什么，刚开始，我想跟他去美国，他说了要带我走。”筱红说。

“难怪你跟嘉伟成这样。”丽敏说。

两人聊到很晚，丽敏困了，转身先入睡了。筱红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这屋子是这样的安静。

她想去美国，父亲一来信就问她和嘉伟什么时候去美国，还说邻居某某最近又去美国看儿子去了等等，惹得筱红十分着急，她看完信就问嘉伟什么时候带她和孩子去美国？嘉伟被她问烦了，自己又不是不想去美国，但是他的外语过不了关，考过几次托福都没有合格，他有什么办法，不是他不努力，他每天又要上班工作赚钱养家，又要接送孩子，还要学外语，他实在没有精力。后来，他被筱红问烦了，他给了筱红一耳光，把筱红打出了家门。筱红想去美国，对，去美国，去好好闯荡一番，说不定还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！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歌唱演员呢！一定要去美国。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第一步先辞职，对，不在学校干了，那里太埋没人才，可是辞职以后干什么去呢？她又茫然了，但她的确不愿在那所小学校干了，她觉得那所学校不适合自己的，她决定明天就找校长辞职。

第二天，筱红从自己的办公桌里拿走了仅剩的一把梳子和一支钢笔，很坚决地离开了自己任教的那所小学。

二、告别往昔

筱红到海鲜大酒店的时候，屋里已坐了七八个同学。瘦的是杜泽文，矮的是王品华，就是不见卫东。筱红一边喝茶一边听着他们的谈话，时不时地报以微笑，其实她全然不知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是焦虑地等待着卫东的到来。

来了，来了，卫东终于来了，筱红看见了卫东那高大的身躯，她喜欢他走路时昂首挺胸、目不斜视的姿态，喜欢他的长头发和那件灰色的休闲服。

筱红的身边正好有个空椅子，卫东就坐在了筱红的身边，筱红的心开始扑扑乱跳。

“怎么来得这么晚？是不是被女朋友拉住了，出不来了？”泽文打趣地问。

“什么女朋友？是女鬼。”卫东说。

大家被卫东的话逗笑了，筱红也笑了，卫东说话实在是太幽默了。

“喂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再不结婚就老了。”泽文又说。

筱红心里有些不高兴。

卫东道：“不结了，老了再说，老了就找个老的。”

“带孩子的怎么样？”泽文打趣道。

大家哈哈大笑，筱红也笑了。

“行，带孩子的女人成熟。”

筱红听了很高兴。

吃过饭，已是八时多，街灯亮了，给夜晚增添了许多温馨。

卫东见筱红愁容满面的样子，把她叫到一边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怎么那么不高兴？”

筱红心里如电击了一般，头晕身软，用手捂着额头。

“你怎么啦，头晕啦？走，到旁边坐一会儿。”卫东说罢，拉着筱红到马

路边坐下。

筱红的眼泪像溪水一般流了出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卫东说着把筱红揽进怀里。筱红哭得更伤心了。

“是不是你老公欺负你了，你满脸愁容，总是不开心的样子。”卫东一边说一边为筱红抹去泪水。筱红哭得更伤心了。

“跟我一起去美国吧，看你这么伤心的样子，我不想一人走了，跟我一起去吧！”卫东道。

筱红渐渐地止住了哭声，问道：“什么，你要去美国？”

“对，跟我一起去好吗？”

“行吗？咱们怎么去？”筱红问。

“你别管了，你答应跟我去了？”卫东又问。

筱红点点头。卫东捧起她的脸狂吻起来。

“那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吗？”卫东说罢便来拉筱红的手。

筱红战战兢兢地把手交给他，和他一起沿马路慢慢地往西走。

“你爱我什么呢？我都这么大了，结过婚，又有孩子。”筱红问道，她有些不放心。

“在我的心中你最漂亮，什么样的女子也没法和您相比。真的！”卫东说。

这些年卫东确实交过不少女朋友，筱红在他眼中永远是单纯而高贵的，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，他就在爱她。但那时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，不敢追她。

筱红也喜欢卫东桀骜不驯的个性和艺术家的气质，这些都是嘉伟身上所没有的。两人从小西天一直走到卫东住的西四，一边走一边吻，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卫东的家。

卫东托朋友办了假婚姻公证，筱红以陪读的身分与卫东同赴美国。拿到签证那天，筱红和卫东高兴得抱着签证在床上打了几个滚，就像拿到去世界乐园的通行证一样。

明天就要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见到焘焘！筱红决定走之前回去一趟，去拿几张焘焘的照片。筱红从抽屉里找出几张儿子的照片，收拾好自己的衣服，悄悄地关上了房门。

忽然，她觉得该给嘉伟留个便条，又打开了房门，伏在桌上写道：

嘉伟：

我明天和男友去美国，不回来了，你另组家庭吧，祝你幸福！

筱红

筱红压好纸条，又在房间里转了一遍，包里的呼机响起，是卫东呼她赶紧回去，她拎着箱子，出了房门，她要赶紧离开那栋楼，她步子飞快，生怕碰上了嘉伟或者焘焘，那样的话，她也许就走不成了！

三、家中有女初长成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筱红没有回来；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过去了，家中仍没有筱红的影子，嘉伟见时间已不早，赶紧给焘焘洗过，自己一人到客厅抽烟、闷坐。说实话，这些年养孩子、忙工作，嘉伟已感到身心俱累，但他是男人，不便向筱红诉说，所以有时脾气不好，回家发火，但发完他又后悔，在心里向筱红道歉。

第二天早晨，嘉伟在晃眼的晨光中醒来，筱红一夜未归，嘉伟慌了手

脚，她上哪里去了？他打电话到筱红的单位，学校的曹校长明确地告诉他：“柳筱红已经辞职。”

第三天，嘉伟找到丽敏家，丽敏告诉他说：“筱红已经跟别人走了，你别找他了，找也没用！”

嘉伟晕晕乎乎地出了丽敏的家，回到家，他终于发现了筱红留给他的纸条。她有男朋友了！

她走了！她真的不要我们了！丽敏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！筱红啊筱红，我好后悔啊！

我不应该打你一耳光，我不该啊不该！

嘉伟哭倒在床上，焘焘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没注意他爸爸的一举一动。

第四天，嘉伟睡到 10 时 30 分才起床，现在，他的心全灰了，他衣服也不叠、被子也不理，任它们堆在床上，他只想去喝酒，一醉方休。他带着焘焘来到美香居，坐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，离窗户远远的，他点了两瓶二锅头和几个菜，要借酒浇愁。他自斟自饮，喝了一杯又一杯，焘焘既好奇又害怕地在旁边看着……

天下起了细密的小雪。艺术研究所孟白华教授带着妻子和独生子慕白一起来到姜教授家。

“姜伯伯！姜伯母，你们好！”慕白穿一条牛仔裤，一双高统军靴，白净的脸上架一副金边眼镜。他把自己打扮得很精神，但身体仍显得很孱弱。

“这是慕白啊？高了，长高了！走在大街上我都不认识了！上大学几年级了？怎么戴上了一副眼镜？”姜教授的妻子杨秀芬一边打量着慕白一边说。

“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慕白，你有出息，”姜教授道，“好好学习，将来当个大老板！”

慕白谦虚地摇摇头。

“你去把雯雯叫来！”姜教授低声对妻子说。

秀芬站起身去叫雯雯，雯雯正在自己房里看书，听见母亲叫她，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“家里来客人了，你过来见一见大家嘛！”秀芬说。

“为什么非要让我见大家？”雯雯一边说一边合上了书，很不情愿地跟母亲到了客厅，她迎面看见一个白净净的、戴眼镜的大男孩坐在孟白华夫妇旁边，他是谁？她好生纳闷。

“孟伯伯、孟伯母，你们好！”雯雯有礼貌地说。

“这是孟慕白，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大学生！”姜教授介绍说。

“她是雯雯！”孟白华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儿子，说。

“你好！雯雯。”慕白站起身道。

孟慕白？雯雯觉得好生奇怪，他怎么长得像根豆芽菜，她一见他就想笑。

“咱们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积木呢？你忘啦？”慕白说。

“忘了！忘了！嗯。”雯雯笑道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好像是玩过吧，不过，那时我只有五六岁，对吧？今天有空过来啦？我还有一本书没看完，就差几页，你们坐啊！”

雯雯说罢就要回自己房间。

“别看了！别看了！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一起吃饭去吧！”慕白道。

“好吧！”雯雯一听说要出去吃饭也很高兴，回房间穿好大衣，和大家一起出了家门。

“雯雯，听说你高考差几分没考上？”慕白陪雯雯走在最后，他关切地问雯雯。

“哎，别提了，一提这件事我就烦，为这事，爸爸妈妈没少说过，给我脸色看！”雯雯道。

“是吗？你哪门功课差？当初我帮你补一补就好了！”慕白说。

“你帮我补课？”雯雯道，“别吹牛了！”

“什么，你不相信我？”慕白道，噘起了嘴。

“怎么，你生气啦？”雯雯问。

“没有！我想问问，你为什么不复读，明年再考？”慕白道。

“不想考了！考不上又得挨父母的骂，索性不考了！我父亲托钟伯伯给我找了个工作，在一家商店当售货员，凑合着干吧，总比让人说强。”雯雯道，她的长发在风中飞舞。

“是吗？你真够可怜的！”慕白说。

“可怜？有什么可怜的？”雯雯道。她觉得慕白在充大人，可是，他的脸是那样稚嫩、白皙、乳气未脱，她觉得他像个滑稽的木偶兵。

四、相遇酒醉时

街上饭馆一家挨着一家，白华不知去哪家好。在快走过这条街的尽头时，他发现“美香居”的玻璃上贴着大红的“东北菜”三个字，便向里走去，因为他们都是东北人，大家都爱吃家乡味，孟太太、秀芬、雯雯和慕白也就跟着他进了“美香居”。

雯雯紧挨着母亲坐下，慕白让她坐他身边，她不愿意。

雯雯刚坐定，忽然，她发现眼前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孔，是嘉伟？！是，他就是她少年时代敬仰的嘉伟哥，他变了，比过去黑了瘦了，眼睛也不像过去那么有神，显得有些忧郁，他穿一件藏青色的西服，白色的衬衫，没系领带，头发梳得还很整齐，天哪，他在自斟自饮，旁边还放着一个空酒瓶，他出什么事了，他似乎有满腹的惆怅！劝劝他，劝劝他去，不能让他再喝了！雯雯主意已定，便小声对身边的母亲说：“那是我同学新荷的哥哥，我过去看看。”

雯雯走到嘉伟的身边，问道：“嘉伟哥，你怎么一人在这里喝酒啊？”

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抢我的酒瓶？”嘉伟道，他瞪着醉醺醺的眼睛，舌头已不听使唤。

“我是新荷的同学姜雯雯，小时候，我在你家玩，你还帮我叠过红帆船，还教我们唱歌谣，你忘啦？”雯雯说。

“新荷的同学？不认识不认识，给我酒，我要喝酒！”

嘉伟说罢，就要来夺雯雯手中的酒瓶，雯雯不从，道：“不行，你不能再喝了！”

嘉伟在雯雯还是个十岁的幼女时就上了大学，接着是工作、恋爱、结婚生子，哪还记得当年自己帮她叠过红帆船的黄毛丫头；他甚至连红帆船的事都不记得了，他想的只是酒！酒！酒！只有酒精能把他麻醉，让他摆脱烦恼，他见雯雯不给他酒，发疯似地嚷嚷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不让我喝酒？”

你给我滚开！滚开！”嘉伟说罢就与雯雯争抢酒瓶。

“不、不、不，我绝不能再让你喝一滴了！你看你醉成什么样子了？”雯雯一边说一边推开嘉伟的手。

这时，姜教授发现雯雯与人撕扭，忙差慕白过去看一看。慕白走过去一把推开嘉伟的胳膊说：“你干什么？你敢打她？”

“慕白，你别让他喝了，我这就去给新荷打电话，让她把他哥哥接回家！”雯雯说着，把酒瓶交给慕白，赶紧去外面服务台打电话：“新荷，快来！你哥哥一人在美香居喝闷酒，都快喝醉了！你快把他领回家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女孩急匆匆地来到美香居，她就是嘉伟的妹妹新荷，雯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，正在人民大学上学。

“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有什么事回家跟父母讲嘛！干嘛一人躲到这里喝闷酒？”新荷说着，掉下泪来。

嘉伟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，只说：“我要喝酒！拿酒来！”

“咱们回去吧！”新荷推她哥哥说。

嘉伟已醉得走不动，新荷只好搀着他往外走，雯雯则牵着焘焘的手。

“扶我回安定门！”嘉伟边往外走边说道。

“别，回咱家吧！”新荷说。

“不行！我要回自己的家！”嘉伟说，他站在马路边不走了，让新荷打车去安定门，他要回自己的家，他怕父亲看见他这副样子鄙视、奚落他！新荷拗不过哥哥，只好打了一辆红色的夏利车，让司机带着大家去安定门哥哥的家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太阳刚刚跃上地平线，树林尚在黑影之中，嘉伟就醒来了。他拉开灯，发现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，以为是筱红回来了，“筱红！筱红！”他叫喊着从南屋跑到北屋，到处都很整洁明亮，一尘不染，可是没有人回答。他又推开厨房门看了看，还是没人；厕所门、壁橱都被他推开了，但是，就是没有筱红的影子，他回到卧室躺下，这才想起来筱红已经跟别人走了去美国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！他终于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妹妹和一个女孩来过这里，大概是她们拾掇的吧。焘焘呢？焘焘怎么也不见了？他去了哪里呢？莫不是被他姑姑领走了，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，嘉伟拨响了家里的电话……

“喂，是嘉伟啊，你醒啦？焘焘在这里呢！”电话里传来了母亲那温和的声音，如一缕阳光照进嘉伟的心中，他顿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“妈，等一会儿我过来接他去幼儿园。”嘉伟道。

“好的。”母亲放下了电话。

嘉伟想想自己已是30岁的人了，还让父母操心，觉得十分羞愧。

五、爱在何方

雯雯回到家里，已是9时30分，父母正坐在客厅里等候着她。

“今天人家孟伯伯、孟伯母和慕白好不容易上咱家一趟，还请咱们吃饭，人家慕白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你怎么可以一个人中途跑了呢？你丢人不丢人？那个人是谁？他是什么人？你认识他吗？你怎么能随便跟人家跑？太没规矩、太没规矩！”姜教授说，绷紧了脸，连看也不看雯雯一眼，只顾吸烟。雯雯今天中途走掉，让他感到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。老孟一家走后，他就一

直在吸烟，只等雯雯回来，出这口恶气。

“我当然认识他，他是我同学叶新荷的哥哥叶嘉伟，他喝醉了，需要人帮助，我和新荷一起送他回家，这难道有什么错吗？至于你说的那个慕白，我讨厌他，他像个豆芽菜、木偶兵，我跟他聊天觉得他很乏味，我不愿跟他多说话！”雯雯道。

“啪！”一记耳光重重地落在雯雯的脸上，父亲骂道：“人家慕白是学经济管理的大学生，哪一点配不上你？你让我丢死人了！我以后怎么见老孟夫妇！”

雯雯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间。她躺在床上，听见父母在屋外议论。父亲说：“她已经大了，要把她看紧一点！”母亲说：“她不怕我，还是你来管吧，她只怕你。”雯雯真想出去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，自己又不是囚犯，但一想到父亲那张牙舞爪的凶相便害怕了，不敢出去质问他们了。她把被头拉上来盖住自己的头，她不想再听他们说话，她躲在被窝里大声地哭。

我要走，我要离开这个冰窟窿，这里已没有家的温暖，只有冰窟窿的感觉，我要走了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我要去找嘉伟哥哥，向他哭诉我心中的烦恼与惆怅，他一定会帮助我的，就像当年他帮我解难题和帮我叠红帆船一样，他一定会帮助我的！

嘉伟！嘉伟！一想起嘉伟那颓废的样子，雯雯又平添了许多惆怅：不知嘉伟醒来没有？不知他精神是否振作一点？他好可怜啊！被人抛弃了。被人抛弃的滋味一定很难受吧？否则，他怎么会一人在饭馆里喝闷酒呢？他好痛苦，好可怜啊！他也需要人家安慰，我找他去吧！他安慰我、我安慰他，让我们抱头痛哭一场！雯雯想着想着，又抽泣起来。

第二天早晨，雯雯的母亲秀芬照例早早起来为大家煮鸡蛋、烧牛奶。

雯雯却什么也吃不下，她还在为昨晚发生的事情生气，她一早起来首先就想起这件事，她要向父母示威，她决不吃他们的鸡蛋和牛奶。

母亲硬把鸡蛋和几片面包塞进雯雯的包里，任雯雯怎样推也推不掉。

这么大的姑娘了，还不会照顾自己。离开了妈妈，我看你怎么办！”母亲唠叨说。

“别这么看不起人，离开了你，我照样活得挺好！”雯雯在心里回应母亲说，因为她讨厌她的嘴碎，讨厌她与父亲一唱一和，她恨她见死不救！但是雯雯不愿把这些话说出来，走到半路上，她悄悄把鸡蛋和面包扔进了垃圾箱，然后，若无其事地走了。

狂风在雯雯耳边呼呼地吹，搅起黄沙和纸屑，不过，这初春的风已不再像隆冬那样锐利，而是像一方透明的薄丝巾拂在脸上。

又是一阵狂风，雯雯眯起了眼睛、竖起了衣领，继续往前走，风儿把她的白底黑点的纱巾吹得飘了起来，雯雯伸出双手，把它们紧紧抓住。

“我去哪里？哪里才是我的归宿？”雯雯心中无限惆怅，她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，昨晚挨打的情形又浮现在她眼前，我究竟错在哪里？她想了千百遍，始终没想明白。她掏出镜子照照自己的脸，一看自己的眼泡还是红肿的，又不禁觉得自己好可怜，也觉得自己再没脸见到同事们。在就要到商场门口时，雯雯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她不上班了，她要去找嘉伟，去向他倾诉心中的烦恼与痛苦……

嘉伟因走时太慌忙，忘了带上客户的资料，他送完煮煮后，这才想起来，又赶紧骑车往回走。不巧半路上车胎瘪了，找不到修车人，他只好慢慢

地将车推回家。

他刚到三楼楼梯口，就发现有个穿紫色呢子大衣、戴白底黑点纱巾的女孩站在自己家门口，她找谁呢？嘉伟好生纳闷。

六、同是伤心人

“你找谁？”嘉伟上前问道。

“我，我找你呀！”雯雯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“噢，对不起、对不起，你是新荷的同学雯雯，我怎能不认识你呢？昨天，我太感谢你了！”嘉伟结结巴巴地说，他万万没有想到雯雯会来找他。

“请到里面坐一坐。”嘉伟掏出钥匙打开门说。

“就你一人？新荷呢？新荷怎么没跟你来？”嘉伟问道。

“她没来，她不是在上大学吗？”雯雯说，目光不敢正视嘉伟，而盯着嘉伟床头的天鹅油画，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，她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。

“你没上学？”嘉伟问。

“没有，我没考上。”雯雯道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怎么哭了？”嘉伟一看雯雯哭便手忙脚乱地问道。

雯雯还在哭，嘉伟去卫生间拿来一条干毛巾，递给雯雯说：“别哭了，擦擦眼泪吧。”

雯雯接过毛巾擦干了泪水。嘉伟坐到雯雯的身边，轻声说：“是不是昨天回去晚了，被爸爸妈妈批评了一顿，受了委屈？”

雯雯见嘉伟猜透了自己的心事，又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嘉伟的心一下被雯雯攥住，他开始动摇与彷徨，眼前的这个女孩子太可怜、太可怜了！和我一样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啊！嘉伟的心颤动了，他忘记了理智的约束，伸出有力的胳膊一下子搂住了雯雯。

雯雯的身体刚挨着嘉伟那宽厚、温暖的躯体，就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，她像一头受惊的小鹿，从肩一直颤抖到脚踝，她倒在嘉伟的怀里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别哭了，我的小妹妹，你别哭好吗？你一哭，我的心都快碎了！”嘉伟悄悄地说，跟飞虫的嗡嗡声一般。

雯雯听了嘉伟的诉说含泪抬起头来，只见嘉伟的眼里也噙满了泪花，雯雯一阵心疼，痴痴地望着嘉伟道：“别为我心碎好吗？”

嘉伟被雯雯这一问问住了，他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她爱他，但她看起来是那样的瘦弱与稚嫩，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？是前进还是后退？

她太小，他不想占有她！一定要控制住自己不要掉进爱河里啊！嘉伟的手在发抖……

理智终于将嘉伟唤醒，雯雯还是个刚成年的姑娘，他不能做出对不住她的事，他要对她的一生负责。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她清醒呢？嘉伟道：“你现在在干嘛？”

“我在一家商场工作。”雯雯说，望着嘉伟。

“当售货员？”嘉伟问。

“对。”

“卖什么？”

“化妆品。”

“下午有班吗？”嘉伟又问。

“有。”

“那咱们做饭吃，吃过饭后你上班去好吗？”嘉伟道，“你饿吗？”

雯雯听着嘉伟的话，松开了双手，说：“我有点饿，早晨没吃饭，昨晚被爸爸妈妈骂了一顿，我气得连早饭也没吃就走了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嘉伟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昨天多亏了你，否则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噢！你记得吗？我小时候你还给我叠过红帆船呢！”雯雯说。

嘉伟摇摇头道：“不记得了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似乎想起来了一些，改口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那时你还是个小姑娘，扎两根小辫，穿一条红裤子，只有这么高，常来找新荷！我还帮你讲过数学题，对吧？”

“多亏你想起来了！那时，我好害怕你啊！你那么高大。后来，你考上了大学，我们都好羡慕你啊！心想，自己长大也像你一样上大学就好了！”雯雯说。

“是吗？这么说，你有些崇拜我这个大哥哥了？”嘉伟道。

“那当然啦！是非常崇拜！”雯雯说，唱起了嘉伟教给她的歌谣：

红帆船

角尖尖

飘呀飘

到天边

天边有什么

满天星星数不完

“这是你教给我们的，你还记得吗？”雯雯问。

“真记不得了！”嘉伟笑道。

“嘉伟哥，我父母那么凶，我不想再回家了，你说行不行？”雯雯忽然想起了父母，问道。

“不行、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年纪这么小，离开了父母就没法生存的。”嘉伟说，“下午，好好上班去吧，别乱跑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或者呼我，好不好？你可一定要回家啊！”他已情不自禁地为她担忧起来。

“好吧，我听你的。”雯雯道。

七、女上司

天亮公司是某研究所所属的企业，嘉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，后来所里办起了公司，他被调到公司销售维修部工作。公司的产品卖到哪里，他们就安装、维修到哪里。

全国各个大城市他几乎都跑遍了。前几年公司销售情况还好，嘉伟他们的收入也高，这两年市场有些不景气，奖金、提成总是上不去，为此，嘉伟有些烦恼。那天，他有一笔生意没做成，回家见筱红不仅不做饭，还有心思弹琴，便与筱红打起架来。这件事，他想起来就感到后悔。

公司实行打卡上班，嘉伟上午没来，没打卡，人事部正好抽查到销售部。销售经理张昌让嘉伟的同事李格军告诉嘉伟，让他一上班就到经理的办公室报到。

昌正在生气的时候，嘉伟走进来了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昌气势汹汹地问。

“李格军让我来找你的。”嘉伟说。

“噢，对啦，你今天上午怎么没来？”昌道。

“我儿子生病了，没人照顾。”嘉伟撒谎道，他后悔上午只顾跟雯雯说话，忘了给昌打电话，如果打了电话，不就啥事也没了吗！

“那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，现在，你让我怎么给翟总交待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这几天正在抓纪律！”昌慢吞吞地说道，眼睛不时地从嘉伟的脸上溜过。

“孩子一生病，家里又忙又乱，哪记得打电话？”嘉伟道。

“好，好，你满嘴都是理由，我跟翟总打个电话，你到他那里直接跟他说去吧！”昌说罢就要拨电话。

嘉伟立刻按住那只正在拨电话的手，说：“别着急。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昌盯着嘉伟那只瘦长的手，问道。

“别跟翟总打电话了！”嘉伟道。

你总算有事求我了！昌想，抽回了右手，手背刚与嘉伟的修长的手接触过，有些发麻，她用左手轻轻地摸了摸，然后得意地说：“那好吧！看在你的情面上我就不通知翟总了，不过，你还是应该到人事部解释一下，你就说跟我请过假了！”

嘉伟狠狠地瞪了女经理一眼，他恨不得将眼前这个傲气十足的女人打得粉碎，然而他不能这么做，他还有煮煮，他还得在公司干下去，再说，哪个单位又不是如此呢？

“他妈的！”嘉伟走出房间，狠狠地骂了一句，出了口恶气。幸好人事部经理肖天民是嘉伟的校友，嘉伟没费几句口舌就把问题说清楚了。

“那个女人真可气，居然想把事情捅到翟总那里去！”嘉伟小声地、忿忿不平地说。

“没事，她只是吓唬吓唬你，她不会那么干的！”天民说。

“是真的，她都拿起了电话！”嘉伟说。

“你是不是得罪了她？”天民问。

“没有啊！”

“那就是你平时不爱理她，不到她办公室去请示汇报，所以她想报复你或者说想引起你的注意，加深你对她的印象！”天民笑道。

“别瞎扯了，我老上一个半老徐娘那里去干吗？别人还以为我要干什么呢！”嘉伟说。

“反正你得注意点，别把她得罪了！”

“嗯。”

嘉伟回到办公室，李格军拿着文件夹出去了，屋里只剩下同事小王、小刘在埋头工作，嘉伟找出金华银行陈主任的电话号码。

“喂，陈主任在吗？您就是啊？我是天亮公司销售部叶嘉伟，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公司看看货，我们给您优惠！”

“好啊，我们单位要搞办公室自动化，如果您能给50%的优惠我们明天就来！”对方在电话里说。

好狡猾的一只狐狸啊！一下把价杀去一半，不过，看来他是真正要买东西，价钱还可以谈的嘛！稳住他，先稳住他再说！嘉伟想。于是，他说道：“您明天先来吧，来了咱们再谈好吗？要不要我们去接您呢？”

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来。”

“好的，明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恭候您！”嘉伟说，他已习惯了说“恭候”而不说“等”，这些都是他来公司后才学的。

嘉伟放下电话，正在盘算明天该怎样对付那只老狐狸，昌 突然来了，走到嘉伟身边说：“嘉伟，这是写说明书的资料，翟总让我们赶紧拿出来，你晚上回去加个班，明天早晨将说明书初稿交给我好吗？”

嘉伟翻了翻那些资料，这不明明是安排李格军写的吗？怎么现在又让我写？他想说“不”，但转念一想昌 是不能得罪的，只好一声不吭地将资料收起。

八、爱如天使

嘉伟下班后，把天民约到了白石桥一家饭馆聊天。

“我说，老弟你是怎么回事，筱红她回来了吗？”天民问。

“没有，她跟男朋友去了美国，不会回来了。”嘉伟说，“前天我发现她留下的纸条，昨天带焱焱去喝酒，醉了，今天上午十时多才醒来。”

“你们办了离婚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振作起来，这种事谁都难免会遇上。焱焱呢？”

“在我妈那里。”

“你们分居已经半年多了，你应该去法院起诉，结束你和筱红的婚姻。然后重新娶一个年轻的，你刚三十岁，人长得这么帅，还愁找不到女人？”

“我一直在等她的消息，所以没去法院起诉。她跟别人跑了，找不到她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嘉伟说。

“这种情况是比较难办，你找个律师咨询咨询，看该怎么办。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婚的好，否则，拖下去对你没一点好处。”天民说。

“是啊！”嘉伟点点头，他吸了一口烟，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。

“再来一杯！”嘉伟叫道。

“不能再喝了！”天民摁住他的手说，“否则，你明天又起不来了！”

“起不来就不起来了！一醉方休！”嘉伟说。

嘉伟和天民分手后，向黑夜走去，夜色就像一件黑色的大氅披在嘉伟的身上，让他感到越来越沉。突然，他看见了一缕光明，雯雯在光明中向他走来。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嘉伟擦擦眼睛，发现自己出现了幻觉，那分明是街灯，哪里有雯雯呢？也许雯雯就站在家门口，她一定站在家门口，要让她进去，别让她走了！嘉伟加快了步子，向街灯走去。

这时，过来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，嘉伟立刻钻了进去。

雯雯不会站在门口，那是上午发生的事，她已经去上班，她正在父母家里。你错了！

嘉伟想：难道你爱上了雯雯吗？笑话，嘉伟摇摇头，她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我怎么会爱上她呢？那你为什么想起了她？想起她就加快了步子？这，这，她太可爱了！

她的眼神那么纯洁，她哭的时候让人心碎，连天使也经不住她的哭。你还是爱上了她，否则你怎么会把她搂在怀里。

你为什么不愿承认你对雯雯的感情？我们之间相差太大，就说年龄吧，我比她要大十来岁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笑话。我是看她可怜，同情她才吻的她，

噢！我吻了她，她的嘴唇多么柔软，她的身体在我的手臂中颤栗，真让人心疼啊！纯洁的姑娘，我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大男人怎么配得上你呢？唉——嘉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家门口果然没有雯雯！她不会在这里的！我早就说过了嘛，她在自己家里，别想她了！嘉伟掏出钥匙开门进屋，他以为雯雯在屋里，他一开门就闻到了雯雯在这里留下的芬芳；他以为雯雯还坐在沙发上呢，于是赶紧进卧室打开灯，却见沙发上空空如也，只有墙角处的一束红玫瑰在向他微笑，屋顶上，日光灯在滋滋地发响……

“雯雯、雯雯……！”嘉伟看了卧室又看厨房，就是没有雯雯那纤细的身影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疯啦？雯雯她肯定不会在这里的，她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她还是个小姑娘，在自己家里，她怎么会住在这里呢？可是，可是我多么期望见到她，她就像一朵幽香的茉莉花，她的眼睫毛长长的，像一片麦田；她的眼睛那么清澈，里面挂着两个问号；她的鼻子多么直，她的唇那么红润、柔软，她是多么可爱！我快晕了、快晕过去了！

嘉伟靠在沙发上，一手放在雯雯靠过的地方，手撑着额头，随后，他在雯雯靠过的沙发上轻吻了一下。

“雯雯，你来吧！我是多么需要你，需要你！”嘉伟捶着沙发靠背喊道，但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声音；他的声音，只有他自己在吸纳。我发疯了！他终于醒悟过来，回到书房去写他的产品说明书。

他要写说明书，他要工作，他要把雯雯彻底忘掉。他打开电脑，写说明书，一直写到深夜二时半才睡，这或许都是因为雯雯，嘉伟心中有了雯雯就是不一样，他越写越精神抖擞，越写越兴奋。

九、乍到异乡

筱红和卫东一起到了美国，那天，薄雾笼罩，卫东的朋友简扬去机场接了他们。

来到公寓，筱红觉得跟住上饭店差不多了，她一把抱住卫东的腰，说道：“我太喜欢这里了！”

“是吗？你喜欢我就太高兴了。以后，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我把这个家、包括我在内都交给你了！”卫东说。两人情不自禁地拥抱、接吻起来。

筱红一直睡到下午四时，她睁眼一看，卫东不知什么时候已走了，床上空荡荡的，她有些不安。

筱红起床不久，一个胖胖的白皮肤太太给她送来一袋食品，筱红打开一看，里面有面包、鸡蛋、鸡肉和一些罐头。

“这是给我的吗？”筱红用半生不熟的英语与她说。

“是的。”太太道，面带微笑。

“该付给您多少钱呢？”筱红又问。

“不用付了，您的先生已付过钱了，再见。”

那位美国太太说罢离开了房间，筱红心想，这是卫东让她帮买东西吧？怎么不让她买点大米呢？在飞机上光吃面包、蛋糕之类的东西，她早吃腻了，她想吃大米，想用大米熬粥喝，在她的家乡，一天不沾米是不可想象的，现在，卫东又送来面包，她见了简直想吐！她赶紧把那些东西塞进了冰

箱。

“卫东不知去哪里了？他也不给我说一声！”筱红肚子虽饿，却没有一点食欲，索性打开电视解闷。

卫东回到家里已是九时多，他原以为筱红做好了饭菜正在桌旁等他呢，哪知进门一看人家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嚷道：“你倒挺有雅兴的，饭呢？”

“什么饭？”筱红站起身问道，“不是只有两个大面包吗？哪有什么饭呢？”

卫东一听，火了，问道：“你想吃什么？面包难道就不能吃吗？”

“吃倒是能吃，就是……”筱红嘟哝着。

“就是什么呀？你以为就你一人想吃米饭？我还想吃呢！可是咱们上哪里去买？这里是洛杉矶，不是北京，你以为哪里都有大米卖呀？凑合着吃吧，我都快饿死了！”卫东道。

筱红不情愿地从冰箱里拿出食物扔在桌上，道：“我不会做！”

“你去炒两个鸡蛋，这总会吧？明天再做米饭。”

“可是，我现在就想吃米饭。”筱红道。

“这么晚了我上哪里给你买大米？”卫东说。

“买不买随你，我又没强迫谁买！”

“你不吃我吃！”卫东说罢拿起面包狼吞虎咽起来。

筱红极不情愿地去厨房给卫东做饭。

卫东跟到厨房哄了半天，筱红这才不生气了，问道：“手续办完了吗？什么时候开始上课？”

“办完了，明天，我的导师施瓦尼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头，他每周给我们讲两次课，不许缺席。”

“卫东，现在只剩下二百元，咱们怎么办呢？”筱红道，脸上布满了愁云。

“是啊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眼看就要断顿了，出去打工吧。”卫东说。

“可是，咱们到美国来不都是想深造吗？你明天去给我联系一个老师，我想上学！”筱红道。

“得了吧。这里不是北京，你还想上学呢！咱们马上就要饿肚子了，还是解决肚子问题要紧啊！”卫东道。

“没这么严重吧？你不是说我到美国后也可以上学吗？”筱红撅嘴道。

“此一时彼一时嘛！你说吧，你是想上学饿肚子？还是想打工挣钱？两者中间选一个吧。”卫东说。

筱红气得哭了起来，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可是我的理想是当歌剧演员啊！”

“你得了吧，到美国就别奢谈理想了！吃饭要紧，等解决了吃饭问题，你再上学好不好？”

筱红想了想，觉得卫东说的有道理，便止住了哭，道：“那好吧，我先挣钱，等有了钱同志去上学，可是，我干什么工作好呢？我的英语讲得不好，今天下午跟那个房东太太连比带划地说了半天，好才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“到中国人开的餐馆去刷盘子吧，没办法，留意留意这几天的报纸，看看有没有招聘广告。”

回到屋里，卫东很快睡着了，筱红却思绪万千，她给爸爸妈妈写了封

平安信，她想给嘉伟写一封，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。

十、生存压力

筱红不想去餐馆刷盘子，她觉得那是件很费力不讨好的活，她拼命地找有没有合唱团要招人，她想参加合唱队，既符合自己的志向又有些薪水。她一下子买了四五份报纸，但始终没找到这类招聘广告，倒是刷盘子的广告还有一些，她看中了一家叫紫仙的饭馆，卫东回来时，她把报纸递给他。

“咱们只能干这个！”卫东耐心地跟她解释说，“咱们初来乍到，哪顾得工作合不合兴趣，咱们带的钱顶多只能维持这半个月的伙食，再不去找份工作，就要饿死！你看，来这里的留学生哪个不是从刷盘子干起？你说，你除了干这个还可以，别的哪样你还能干？”

筱红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好吧，我明天就去餐馆刷盘子去，到时候，你可别嫌我当厨娘！”

“嫌你？我怎么会嫌你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咱们都快弹尽粮绝了。”卫东说，眼睛瞪得铜铃一般，他希望筱红立刻出去找份工作，这样，她能养活自己，他的压力也会轻一点，自打大学毕业以来，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生存的压力这么大，他心里一急，说话声音也特别大。

筱红终于被他说服了，第二天，花了两个多小时去唐人街找紫仙饭馆，一个30多岁留着板寸的北京男人接待了她。

“我们这里只招刷盘子的工人，你愿干吗？每小时十美元。”老板说，“一天就干两小时。”

筱红想了想，每天干两小时能挣20美元，一个月就能挣600美元，比自己在国内的工资高多了，她当然愿意干。

“像您这样娇气，没吃过苦的人不知能不能干下来，我不敢打保票。”老板说。

“试一试吧。”筱红道。

“那你12时过来，帮着收盘子，刷餐具。注意，不许告诉别人你在我这里干！”老板又说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别问那么多，不让你说出去就别说，否则你就别来了！”

“那好吧。”筱红心想只要有活干，还问那么多干啥？卫东说得对，在这里能活下去就不错了，还挑什么工作呢？

筱红抬腕看看表，现在是11时，她只好去别的店逛逛。唐人街的商店鳞次栉比，装修得十分漂亮，这里还真有她爱吃的大米，但是，她出门时忘了多带些钱，口袋里剩的钱只够回去时的路费，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商店。

终于等到12时了，筱红飞快地赶到紫仙饭馆，大厅里坐满了人，有白人、有黑人，当然主要还是黄种人，这家饭馆以饺子、面条、馄饨等中式快餐为主要品种，也有米饭炒菜，厨师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来。

“您先去厨房里帮着上桌，一会儿有人吃完了，你马上就去收碗刷碗。你这份工作本来是由一个叫阿莲的人干的，但她生孩子来不了啦，才把这位子让出来，要好好干啊！”老板叮嘱说。

筱红放下包赶紧进厨房，领班让她给6号桌上饺子、7号桌上面条，筱红不敢有半点懈怠，端起托盘就走。

客人们吃完了饭，筱红很快地就开始捡盘子、刷盘子，再把它们送进烘箱里烘干，中午的客人越来越多，筱红简直就像风一样在店堂内跑，即便这样，她也赶不上大厨的需要，老板在不停地催她“快点！”

两个小时结束后，她已累得站不住了。

“我们每礼拜结一次账。”老板说。

筱红没拿到当天的工资，拖着疲累的两条腿回了家。

礼拜天到了，这天正好是农历除夕，卫东告诉筱红，简扬等几个人要来看他们，筱红下班后便飞快地往家赶。下午4时30分，简扬果真带着他的碧眼金发的太太来了。

“欢迎，欢迎。”筱红站在门口说。

“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露丝，那位是我的同学莫卫东和他的太太柳筱红。”简扬介绍道。

露丝拿出一袋东西放在桌上说：“这是我拌的沙拉，还有炸牛排、烤火鸡腿。”

“谢谢。”筱红道，她正在焖米饭、炖红烧肉。

这时，又响起了敲门声。原来是汤沛钧夫妇来了。

“欢迎、欢迎。”卫东说道，“筱红，过来我介绍一下。”

筱红赶紧从厨房里跑了出来。

“这位是我同学汤沛钧，那位是他的太太李建群。他们都是湖南人，老乡。”

“是吗？太好了！”筱红道，向他们点头微笑。

李建群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瓶子来放在桌上说：“辣椒。”

“谢谢了！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好久也没见过了！”筱红叫道。

“饭盒里还有辣子鸡丁、火焙鱼。”建群道，“你们来美国还适应吗？”

“凑合吧，请到屋里喝茶。”筱红道。

在异国他乡，能有一次这样的聚会，真让筱红倍感亲切。不知不觉中，众人都微微地醉了。

十一、两情相悦

嘉伟只想过雯雯一个晚上，随后就渐渐地把雯雯忘了，他觉得雯雯就像一个含苞未放的花朵，应该有灿烂的未来；她像天上一颗闪亮的星星，等待着太阳把她照得更加光明。总之，她不属于自己，他不知道她该属于谁，什么样的男孩，或许和她一样年轻稚嫩，但她不属于我，不会属于我的，嘉伟想。所以，第二天晚上他就不想她了，好像她从来没来过这个家、他从来没与她拥抱过、亲吻过一样，这里没有她的踪影。嘉伟认为，一个快30岁的男人想一个19岁的女孩是一种奢侈。

嘉伟坐在沙发上吐着烟圈，盘算着怎样再抓一个大户挣一笔钱，这样，或许他就可以买一辆汽车了。

嘉伟吸过烟，就去洗漱。他刚刚躺下，电话铃就响了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嘉伟道。

“喂，是你吗？你回来啦？嘉伟哥，我是雯雯呀！”

“你是雯雯！雯雯，你好吗？”嘉伟仿佛看见雯雯从天而降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，嘉伟哥，你上哪里去了？我好想你哟！呜、呜、呜……”

嘉伟听见雯雯在电话的那端哭，恨不得把她搂在怀里，用自己的嘴唇去吻干她的眼泪。

“雯雯，我的小妹妹，别哭了，我也想你了，小心你父母听见，问你为什么哭！”嘉伟说。

“听见就听见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想你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他们听见了又能怎么着？我才不管他们呢！他们睡了，没关系的。”雯雯说。

嘉伟的心又颤抖了一下，好一个为了爱情而什么都不顾的女孩。但是，现在，必须想办法说服她、劝阻她，否则，还不知她会闹出什么乱子来！让她父母知道就完了。嘉伟说：“好姑娘，今天太晚了，好好睡觉，你什么时候想来先呼我，我在家等你。”雯雯顺从地挂了线。

那天雯雯从嘉伟家出来后，她赶到单位上班，组长是个30多岁的女人，一见雯雯气不打一处来，责问道：“你上午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没来上班？我让小林替你站了半天柜台。”

“我、我……”组长一席话问得雯雯哑口无言，她知道自己错了，“我生病了！”

“生病了？”组长是个有经验的女人，她一看雯雯的神态就知道她在撒谎，但她暂时还不想揭穿她，只反问了一句：“生病了怎么也不请假？”

“我、我发烧，起不来！”雯雯说。

“你写检查。”组长道。

雯雯转过身，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她想嘉伟，要是嘉伟在这里就好了。

“你先卖东西吧！一会来了顾客，你这副样子不把人家吓走才怪，你下午写不完，晚上回家接着写，明天早晨一上班就交。”组长说罢离开了柜台。

下班后，雯雯在嘉伟家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，她听见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嘉伟回来了，一定是嘉伟！她看见嘉伟的脸上带着微笑，眼睛里有两团火在燃烧！

雯雯依然如昨，嘉伟一下将她揽进怀里，俩人狂热地亲吻起来，雯雯流下了眼泪。

嘉伟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。

俩人刚一进门，又立刻拥吻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没去上班？”嘉伟问。

雯雯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嘉伟。嘉伟听罢，道：“别去了，你索性不要这个工作了！”

“可是，这是爸爸托人为我找的工作呀！如果我不去，他们一定会告诉我家的。”雯雯说。

“这倒也是个事，可是，你们组长那么凶，你们都闹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去干吗？”嘉伟道。

“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”雯雯道。

“不去了，就在家里呆着。”嘉伟说。

“我怕父母嫌我不能养活自己。”雯雯道。

“没关系，我可以养活你！”嘉伟说，忽然，他觉得自己的话有些出格，又纠正道：“我可以帮你重新找工作！”

“真的？”雯雯问。

“真的。”嘉伟说：“中关村那边招人的很多。”

“那我可以去应聘了？”雯雯问。

“那当然啦。”嘉伟说。

“太好了！”雯雯高兴得像只在歌唱的小鸟，依偎在嘉伟怀中。

“你爱我吗？”忽然，雯雯问。

“当然，我爱你！”嘉伟说。

俩人又如火如荼地拥抱起来，亲吻起来。雯雯觉得在嘉伟那宽大、有力的胸膛中，自己快变成了一朵水中的雪花，她正在融化。

十二、家庭战争

八点半钟雯雯终于回来了，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，面含微笑。

“你上哪里去了？”姜教授问。

“哪里也没去，上班呢！”雯雯说。

“你在撒谎，你的经理已经告诉我，说你今天一天都没去，你还想不想在那里干？”姜教授说。

雯雯想了想，道：“我不想干了，昨天我上班去晚了一会儿，组长就让我写检查，你说这检查怎么写，她要扣工资就扣，检查我可不会写。她威胁我说‘不写检查就别在这里干！’我一气之下，就真的走了！”

“那你出去这么一天，上哪里去了？”姜教授又道。

“我找朋友聊天去了！”雯雯说。

“男朋友？女朋友？”父亲问。

“当然是女朋友啦！”雯雯说。

“你撒谎，瞧你这个样子，谁相信你跟女朋友在一起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喝酒的男人去了？对不对？你老实说！”姜教授道，脸绷得紧紧的。

“不对、不对，我没去找他！真的没有！”雯雯说。

听了父亲的话，雯雯吓了一跳，父亲看什么事都很准，雯雯不得不怕他。

“不是。”雯雯说，忽然，她觉得他们太霸道了，恋爱自由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于是，她低下头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“啪”母亲一个耳光抽上来，边抽边道：“我叫你厉害！你这个不要脸的！”

什么？他们说我是“不要脸”？什么叫“不要脸”？太侮辱人了！雯雯疼得几乎站不住，但心里的伤痛却更令她悲伤万分，她狠狠地盯着她的母亲和父亲，在心里说道：“你们太狠了！”

“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好的？你们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？他结过婚，有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这种男人你也愿意要？”父亲怒不可遏地说道。

雯雯决不愿意让别人玷污她的嘉伟，嘉伟是她的爱、她的生命、她的全部，她终于忍不下去了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许你们侮辱他！”

“好，我们在侮辱他？”母亲道，“你为什么这么向着他？你说！你说呀！”

“从今天起，我和你妈轮着在家看着你，不许你再去找他！”父亲道。

“你们无权这样做！”雯雯大声喊道，狠狠地盯着父亲。

“你嘴还犟，赶紧给你爸认个错，保证与那个男的脱离关系不就行了！”母亲唠叨说。

“我就不，我没错！”雯雯说，把头扭到了一边。

“好哇，你敢忤逆父母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和他断绝关系，否则，你就

去流浪，我登报咱们脱离父女关系！”父亲说。

“你怎么都可以，只是我绝不和他断绝关系。”雯雯说，心想爸爸为何这么狠心，竟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？雯雯一想便哭了起来。

“那好吧！你走，你马上就走，我没你这个女儿！”父亲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要去找他谈谈，让他和你断绝关系，否则，我们就去法院告他勾引少女！”

雯雯哭了，她为嘉伟哭泣，她说道：“我已经是 19 岁，不是未成年人，我有恋爱的自由，你们不要去找他，是我主动的，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，你们不能去找嘉伟！”

“什么？你究竟是谁的女儿？是谁把你养大的？好啊，你翅膀硬了，敢向着他说话，我，我算白生你、养你了！”母亲道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哭了起来。

雯雯厌恶地将头扭向一边。

“今天你不许走，要走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”父亲威胁说，恶狠狠地瞪了雯雯一眼。

雯雯觉得父亲已经不是父亲了，而是一头凶猛的、没有人性的怪物。雯雯只好打消了去找嘉伟了念头，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。

秀芬则乘雯雯上厕所时拿出雯雯的包，找出嘉伟的通讯地址和电话，交给丈夫。

“瞧她在这个男人的名下画了那么多杠杠，她的心被他勾走了，不想要咱们了。”秀芬说。

“是啊，我明天就找那小子谈谈，让他别再打咱家雯雯的主意。”姜教授道。

“好的，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他。”秀芬说。

“不用了，你会说什么？只会碍事！”

第二天，姜教授按秀芬抄的电话把嘉伟约出来，嘉伟有些害怕，但又不能不出来，怕老先生把事情闹大了，这样，对雯雯和自己都没好处，于是，他按姜教授的约定到紫竹院公园门前。

十三、轻轻的吻

姜教授一眼就认出了嘉伟，他把嘉伟叫了过来，昂着头问道：“你就是叶嘉伟？”

“我是。”嘉伟说。

“我是雯雯的父亲，听说你们在谈恋爱？我看，你是一个成年人，又结过婚；而我女儿只有 19 岁，还没有成年呢！我希望你离她远一点！”姜教授说。

“这、这……”嘉伟道，他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“瞧你这副样子，如果你再勾引我女儿，我就去法院告你勾引少女，判你几年徒刑！”

你好好想一想，否则，一切后果由你承担！”

姜教授说罢扬长而去，剩下嘉伟一人站在马路旁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不知该怎么办，怎么通知雯雯，让她不要到自己的家来，怎么告诉她，他们要结束过去的一切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老先生怎么对我发这么大的火？一定是雯雯不

小心将事情说漏了嘴，让她的父母知道了！如果我们要断绝关系，雯雯她会受得了吗？我们刚刚才开始呀！雯雯，你父亲说得对，你才 19 岁，我不能毁了你的前途，只要你愿意，咱们绝交吧！嘉伟也怕社会的指责、怕大家说他勾引少女。

雯雯日夜思念着嘉伟，要让她和嘉伟断绝关系？她做不到，这毕竟是她的初恋啊！

她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，她第一次在男人的怀抱里颤抖、流泪，还有，她把她的一切都献给了他，她能忘记这段爱这份情吗？她绝对不会，她宁愿放弃父母、工作和那渺渺茫茫的前途，她也不愿放弃那实实在在的、可以看见、可以触摸到的嘉伟！

礼拜天，她趁父母外出偷偷跑到了嘉伟的家。

嘉伟来开门了，他的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惊喜，连看也没敢正眼看雯雯一眼。

“你怎么啦？你不喜欢我了？”雯雯问，“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为了你，我把工作辞了，同事笑我，组长罚我，父母打骂我，可是你却对我这样！”雯雯说罢就哭了起来。

嘉伟也低下头。

“你不爱我了吗？”雯雯摇着嘉伟的肩问。

“不是。”嘉伟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要知道，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！”

雯雯说罢又哭了起来，“那天，我妈打了我一耳光，要我断绝和你的往来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么凶过。”

嘉伟一把抱住雯雯，说：“这都是为了我，我不该……”

“不，是我愿意的，这不能怪你，你也好可怜啊。爸爸骂你了，是不是？”

嘉伟点点头。

“你走吧，否则，你的父亲会告我引诱少女，把我关起来，我惹不起他。”嘉伟说。

“我不走，我要跟法院的人说，是我自己愿意的，你从来没有引诱过我！”雯雯道。

“可是，有谁会相信我呢？我比你大那么多，又结过婚，谁会相信我没引诱你！”嘉伟道，眼泪悄悄地流了出来。

“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，我已经 19 岁了，是成年人了，我有恋爱的自由，他们告去吧，和我脱离父女关系也罢，反正我就是爱你！”

嘉伟见雯雯爱他爱得那么坚决，禁不住捧起雯雯的脸吻了起来。

“我愿意，我爱你。”雯雯说。

雯雯说得嘉伟热血沸腾，他把雯雯搂得更紧了，他的手在她小小的身躯上使劲地搓，好像要把她搓化。

“你愿意吗？”嘉伟摸着雯雯的纤腰问。

雯雯轻声地说：“愿意。”

“算了吧，你父母要知道了可了不得。”嘉伟犹豫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这是我自愿的，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！”

“可是咱们没有结婚，将来也很难说。”

“可是我爱你，咱们有爱情！有爱就可以做一切我们愿意做的事情。”雯雯说，满脸通红。

嘉伟再也抑制不住对雯雯的情感，他把对雯雯所有的情感都变成了冲动。

火，火，两堆跳动的火燃烧在一起，天地合二为一……

“咱们去商店买个东西吧，认识你这么久了，我居然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过。”嘉伟道。

“好哇。”雯雯说。

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商店，嘉伟问雯雯要什么？雯雯一眼就看上柜台里那只红帆船，可是价格太高，200多元，她不敢说出来。

嘉伟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，问道：“你想要红帆船？”

雯雯用大眼睛看了嘉伟一眼，没有吭声，嘉伟明白雯雯的意思，叫过售货员，买了那只红帆船。

“我要回去了，再不回去，呆会儿他们会发现的。”雯雯紧紧抱着红帆船，突然说。

嘉伟正沉浸在热烈的感情之中，现在雯雯突然提出要走了，令他十分痛苦，但是理智告诉他雯雯不能久留，他只好恋恋不舍地将雯雯送上了车。

为了避人耳目，嘉伟没有将雯雯送到家门口，他只祈望雯雯的父母不要发现他俩又在一起，否则，他觉得自己真是罪该万死了！

十四、初次做饭

爸爸妈妈把雯雯关在家里，让她复习准备来年高考。雯雯觉得自己如笼中的鸟一般。

不能再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我会疯的，我要去找嘉伟！我要向父母摊牌！把一切告诉他们。

母亲做好了饭，叫雯雯出来吃，雯雯没有开门。

过了一会，母亲见雯雯还没出来吃饭，她着急了，又来猛烈敲门，雯雯无奈，只好将门打开。

“吃饭，你在屋里干吗？谁家的娇小姐，吃饭还要人请呀？”母亲数落着说。

雯雯“哇”一声哭了起来。

“妈！”雯雯搂着母亲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有什么事，你快说嘛！”母亲不耐烦地说。

“妈，你让我走吧，我好想他！”雯雯道。

“他是谁？还是那个叫嘉伟的，对吧？你为什么这么想他，你们是不是……”秀芬道，后面的话做母亲的不好意思说出口。

“嗯。”雯雯一边哭一边答应道，她不想再隐瞒什么了，与其受相思的折磨，不如把一切都告诉他们，她已经19岁，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一切。

“哎哟，这可怎么办呀？”秀芬说，“我告诉你爸爸去！”

雯雯蜷缩在墙角里哭泣，她等待着父亲无情的责骂，她什么也不怕了，她收起红帆船，随时准备离开家去找嘉伟。

“你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难道你还不嫌给我们丢人丢得多吗？大学你考不上，你倒会谈恋爱！”父亲的脸色是那样难看。

雯雯昂首挺胸地过去了。

父亲抬起右手，狠狠地抽了她一耳光，边打边骂：“你滚吧！你这个小

贱人，留你也没用，高考没考上，已经给我丢人现眼了，现在，你又跟一个带孩子的男人混在一起，你滚吧！从今以后不要再回来，我们姜家也没有你这个女儿！”

雯雯没有哭，她含着泪、咬紧牙，拎起包，头也不回地就开门走了。屋子里只剩下两个老人在长嘘短叹。

雯雯和嘉伟就这样开始了同居生活，白天，嘉伟上班去了，雯雯在家买菜、做饭、打扫房间，空闲的时间她就读书，读小说、财会书，她想学财会好找工作，所以她就看财会书，她只想找个工作，不想上大学，她丝毫不羡慕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，因为她拥有她们所没有的爱情，她有嘉伟，有嘉伟的爱！——有嘉伟就有一切！爱让她无所畏惧，爱让她淡泊心志，她不需要羡慕。

嘉伟给了她整整一个城堡，她是这个城堡的公主、女主人，她愿意为守候这个城堡付出一生。

雯雯从未独立地做过一顿饭，只会煮面条。她把皮蛋搁进了肉里一起红烧，又用土豆丝炒鸡蛋，还将食指拉出了口子，但是为了让嘉伟喜欢她忍着痛将土豆切完，炒好，待嘉伟6时半回家时，雯雯已摆出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

“哇，你做了这么多菜？”嘉伟欣喜地问，一把搂住了雯雯。

“嗯，咱们吃饭吧。”

雯雯推开嘉伟的胳膊去厨房盛饭。

“我真是太幸福了，你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来的吧？”

嘉伟说罢抱住雯雯狂吻起来，雯雯闭上了眼，充分享受嘉伟的爱。她怕饭菜凉了，推开嘉伟说：“咱们吃饭吧，你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”

“那好吧。”嘉伟道。俩人一起走向餐桌。

嘉伟扒了一口饭进嘴里一咬，呃，怎么是生的？嘉伟正要说什么，雯雯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放进碗里，道：“你看我炒的菜好吃不好吃？”

“哎，这饭有点夹生。”嘉伟道，“哇，红烧肉里怎么有皮蛋味？”

“这叫皮蛋红烧肉，你没听说过吗？这是我的专利。”雯雯道。

“可是，我实在吃不惯这味，太怪了。”嘉伟道，难以下咽。

“我也觉得不好吃，哇，我想作呕了！”雯雯说。

“亲爱的，咱们索性到饭馆吃去吧，都怪我不好，哪能让你做饭，应该我做的，走吧！”嘉伟说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雯雯道，一脸歉疚。

“煮饭的水要比米多出一倍，你知道吗？”嘉伟边穿衣服边说。

“嗯，我记住了。”雯雯，一副做错了事要承担责任的样子，好不可怜。

雯雯换上裙子和嘉伟一起到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点了几个菜，嘉伟问雯雯要吃什么？雯雯只点了个松仁玉米。

“今天是咱俩第一次坐在饭馆吃饭，咱们要一瓶啤酒，庆贺、庆贺！”嘉伟道。

“好的。”雯雯说，望着窗外，只见路人行色匆匆，觉得自己坐在这玻璃背后好不惬意。

酒菜都上来了，嘉伟先给雯雯满上，再给自己也满上，举杯对雯雯说：“来，干杯！”

雯雯脸上泛起了羞涩与红晕，举起了酒杯和嘉伟的酒杯轻轻一碰，发

出轻微的响声，如一粒石子落进了古潭，带给她满心的喜悦。

“你喝一口吧！”嘉伟道。

雯雯在嘉伟的注视下，浅浅地啜了一口。

“想不到你还挺知道过日子的啊！小姑娘，你真乖！”嘉伟说，“你以后肯定是个很合格的家庭主妇。”

“那当然啦。”雯雯道：“我一定要让你回家就有饭吃，谁叫我爱你呢！”

“真难为你了，雯雯，我问一句傻话，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？”嘉伟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觉得你可爱。”雯雯不经意地说，一丝笑容掠过她的嘴角。

桌边，那枝玫瑰花在悄悄地绽放。

十五、离婚手续

老孟一家出了姜教授家，孟夫人发起牢骚来：“这个女孩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不给我们面子？当着咱们和慕白的面，去扶一个喝醉的酒鬼，最后居然抛下咱们走了，连个招呼也没打，我看这样的女孩呀，是不能要的！”

“是啊！这个女孩也太没规矩了，”老孟说，“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成何体统！”

“不能这么说人家嘛，她碰见了她的熟人在那里喝醉了，她能见死不救吗？换成我，我也会像她那么做的。”慕白道。

“你还替她辩解呢，”孟太太道，狠狠地白了儿子一眼。“就凭咱家慕白这一表人才，又是高知家庭、大学生，何愁找不到女朋友？！”

“妈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”慕白道，“过去，我和她虽然在一起玩过，但毕竟过去了十多年，我们已经互不了解，像陌生人一样了，你们要让人家雯雯怎么做才满意，让人家答应马上嫁给我？不可能的嘛！”

“是啊！慕白说的有道理，老孟，让他们自由发展去吧，成不成都无所谓。成，是他们有缘分，不成就是没缘分，咱们大可不必生这么大的气。”孟太太道。

“这就对了！”慕白说。

“你对她的印象怎么样？儿子。”孟白华问。

“一见如故。我用这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我的心情了，”慕白说，“她比小时候更漂亮，更有女人味了。”

“这么说你喜欢她？这小子。”老孟道。

慕白点点头。

“那你得追紧一点，别让她飞了！”老孟说，“反正我让你们见面了，成不成我就不管了！”

“老爸您说得对，我已经很感激您为我和雯雯牵线搭桥了！”

慕白说罢，一家三口哈哈大笑。

第二天，嘉伟上班时抽空去了一趟律师事务所。

这律师事务所距嘉伟他们天亮公司不远，嘉伟走十分钟就到了，屋里虽布置得不如公司豪华，但也整洁明亮。一位戴眼镜、尖鼻子、黑皮肤的青年男子接待了他。

“您好，您有什么事？”尖鼻子青年礼貌地问。

“我想咨询点法律问题可以吗？”嘉伟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您说吧！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妻子跟我分居已有一年的时间了，我想跟她离婚，但她现在人在国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嘉伟道。

“您啊，先起诉到法院，法院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与另一方当事人取得联系，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判决。你们分居多少年了？”

“快一年了。”

“估计法院会判离的。你先去法院起诉吧，到时候需要我当诉讼代理人什么的可以与我联系。”

尖鼻子青年说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给嘉伟，上面写着他的姓名：郑龙光。

“谢谢您了！”嘉伟道，出了律师事务所。

第三天，嘉伟来到法院立案室。

“你干吗呀？”一个瘦高的穿制服的妇人面无表情地问道。

“离婚。”

“带结婚证了吗？复印两份，身份证复印两份，户口复印两份，写好诉讼理由，一式两份，然后交五十块钱就可以立案了。”妇女说，频率极快，让人插不上嘴。

嘉伟没想到办个离婚手续这么麻烦，头皮都紧了，心想还不如把它交给郑律师代为办理，就出了法院大门，乘车去郑律师办公室。

郑龙光听完嘉伟的诉说，道：“没问题，只是要收一笔代理费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嘉伟问。

“2000元。”

嘉伟觉得这数目并不小，便说道：“让我回去再想想吧。”

“行，要有事随时可以找我。”

郑龙光说罢耸耸鼻子，目送嘉伟出了大门，心想：你还会回来的！然后转过身偷偷地骂了一句：“小气鬼！”

十六、同学聚会

暑假到了，新荷他们班十多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同学回来了，大家分别了一年，相见格外高兴，大家商量着搞一次同学聚会。新荷首先想到的是雯雯，她叫哥哥嘉伟通知雯雯。

嘉伟回到自己的家已是九点钟，雯雯熬了一大锅绿豆汤正等着他回来喝。

“什么事呀，新荷把你叫回去跟你说什么事？”雯雯坐在沙发上问。

“没什么，她让你明天上午十点参加同学聚会，你去不去？”嘉伟道。

雯雯想了想，自己连大学都没考上，还有什么脸见好些考上了大学的骄子？她不去，她才不想见他们呢，丢人！她用低沉的嗓音说：“我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雯雯不好直接说明原因，只嘟哝道：“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就是不去，不为什么！”

“为什么嘛？你们班上有十多个同学在外地上大学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想跟大家见上一面，你干吗不去？”嘉伟道。

“就是不去嘛，哎，烦死了，你怎么这么烦人呀。”雯雯道。

嘉伟见雯雯有些恼怒，连忙抱住她说：“我是为你着想，怕你一人在家呆闷了，出去和同学们接触，散散心，多好！”

“你别说了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去不去不要你管。”雯雯急了，她一把推开了嘉伟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，去不去由你，我不管了。”嘉伟说。

雯雯听了嘉伟这句话，这才消了气，坐了下来，和颜悦色地问道：“煮煮他乖吗？咱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我今天出去买菜时，居委会的老太太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，看得我好害怕，觉得她们好像在骂我！”

嘉伟一把抱住她说：“没事，别怕她们那些老长舌妇。”

“对，她们都是些长舌妇，可是，我觉得我长期在你这里住也不是个事，别人早晚会知道的。”

“再过一段时间吧。”嘉伟道。

不知为什么，嘉伟一听到“结婚”这个字眼就有些害怕，心里就在发抖，他被婚姻伤透了心，婚姻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，他想等一等，等到彻底忘记第一次婚姻给他带来的伤痛、再次激发起对婚姻的幻想和激情再说。

“你不愿和我结婚？”雯雯从嘉伟的眼睛里读出了什么，问道。

“没有，不、不、不！”嘉伟道，一把搂住了雯雯，把自己的唇贴在她的脸上亲着吻着说，“我愿意，我愿意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准备准备好不好？”

“有什么要准备的吗，打个证不就行了？”雯雯说。

“那哪行，我们要结婚就得准备充分点。要换家具、要装修房子，要把旧的东西都扔掉。”嘉伟说。

雯雯望着嘉伟，似懂非懂地说：“嗯，倒也是。”

“所以，我要请你等一等啦。”

嘉伟知道，他与筱红还未正式离婚，那天他去找过郑律师，说离婚申请已提交给法院，但法院要他等一等，案子还在办理中。所以，嘉伟当然不能马上答应雯雯和她结婚，不过，他已坚决要求和筱红离婚，让一本离婚证书把他们的过去彻底了结，他好和雯雯开始新生活。雯雯已与她的家庭决裂，在感情上他成了她的唯一，他必须去爱护她，关心她，让她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。可是现在，哎——！离婚手续还没办下来！打个离婚证怎么这么费劲！他决定明天再去找他的代理人郑律师谈谈，了解了解事情的进展。

新荷满心欢喜地等着雯雯去参加她们组织的聚会，她坐在大厅的门口负责签到。在外地上大学的同学全都来了，没考上的同学也来了十来个，大家在一起喝饮料、畅谈、跳舞，十点一刻都过去，就是不见雯雯的影子。她猜测雯雯还在家里，便出去给雯雯打电话，雯雯正在屋里打扫，任凭新荷怎样劝她，她就是不去，一会儿说自己不舒服，一会说有事。新荷说服不了她，只好放弃了请她来的打算，道：“那我代你给同学们请个假吧。”

雯雯挂断了电话，拿起扫帚接着扫地，她对那种灯红酒绿、轻歌曼舞的场合压根儿就不感兴趣，她只想把地打扫得光一点，玻璃窗擦得亮一点，等着嘉伟回来好表扬她。

自己和新荷不一样，新荷是个大学生，而她已是一个有家、有爱的人了。她们已经不是一类人，她不想去那种场合见新荷。

新荷却不理解雯雯的行为，她认为那是“自绝于人民”的表现，一个年轻人不应该那样。下午，天空转阴，她决定去看看雯雯。

十七、爱情支票

新荷一迈步进屋子就说：“干净多了嘛，真不错，还有一股茉莉花的香气。”说罢，她便探着脑袋四处寻找。

“坐下，坐下，天气这么热，我给你拿杯冰镇果珍去。”雯雯道。

新荷似乎没听见雯雯说话，继续在那里看花。

“喝水。”雯雯道。

新荷这才站了起来，接过水杯，仰脖子连喝了几口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参加同学聚会呀？”

“我是个落榜生，怕同学们笑话我，看不起我，哪敢去见同学们呀。”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同学们怎么会耻笑你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多了，又不是你一个。”新荷道。

“说是这么说，可是，我还是怕同学们瞧不起我。”雯雯说。

“不会的，雯雯，你放心吧。”新荷道，“没人笑话你，有好几个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也去了，我看大家相处一如从前。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雯雯道，“你们表面上一如从前，但骨子里却瞧不上我们！”

“没有，没有的事，别胡思乱想了！”新荷道，“你搬过来住啦？你父母没说你？”

“怎么没说？他们嫌我给他们丢了脸，说没我这个女儿，好狠心啊！连我爸爸妈妈都不认我了，你想我还有什么脸见人？”雯雯说。

“没事，早晚你会和你父母恢复关系的。”新荷说。

“是吗？”雯雯道，她惊异新荷的认识能力。

“那当然，你毕竟是他们的女儿嘛，”新荷道，“父母骂孩子，都是为了孩子好。”

“他们把我扫地出门了。”雯雯道，两眼噙满了泪花。

“那都是暂时的，也许现在他们又盼你回去呢！”新荷说，“你不想他们吗？”

“有点想。”雯雯道，“可是，我不敢回去。”

“我哥对你好吗？”新荷问。

雯雯羞怯地点点头，道：“还行。”

“说实话，你一天怎么过呢？”新荷问。

“看书，你哥这里有好些小说呢。狄更斯啦、雨果啦都有，我天天在家看小说，还有财务书，准备以后找个财务工作干。”

“你天天在家，不觉得烦吗？”新荷问。

“不烦！烦什么？这是我最喜欢的家，累了就看看红帆船，很有意思。”雯雯道。

“你有红帆船？”新荷这才注意到屋里有一只漂亮的红帆船，惊叫道：“好漂亮的红帆船呀，可是，你真是心甘情愿、毫无怨言？”

“对。”雯雯说。

“我算服了你！”新荷道。

送走了新荷，雯雯躺在沙发上想：为了爱情我抛弃了一切，这究竟值得吗，值得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
雯雯仍然陶醉在爱的热望中，她对嘉伟充满了好奇，虽然她有时也想起新荷的话，问自己这样做“值吗？值吗？”但是，她抵挡不住嘉伟从外貌到内心，从精神到身体的诱惑，嘉伟就像一个大漩涡，她不知不觉地就被他吸进去了。她甘愿做他的助手与保姆，这一切都缘于一个原因——她爱他！这爱不知从何而来，到何处是终点？

新荷开学的头天晚上，母亲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要全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母亲让嘉伟叫上雯雯，嘉伟答应了，但雯雯怕新荷再向她问起“值不值得”之类的话，怕自己在新荷面前自惭形秽，因而她拒绝与嘉伟同去，当然，她也害怕遇上自己的父母，所以，任嘉伟怎么劝，雯雯最终还是没去，若桂为此有些不高兴，责问嘉伟道：“她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妈妈，她还是个小姑娘，你别对她要求那么高好不好？万一回来遇上新荷的同学怎么办，她挺害羞的。”嘉伟说。

“她这么任性，看你以后怎么对付得了她？我看，你们还是不要急着结婚的好。”母亲说。

嘉伟不喜欢母亲这样当着自己贬损雯雯，只顾吃饭，没有吭声。他想：我对她是有把握的，妈妈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？

“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个年龄大点的，年龄太小了，咱们把握不住，容易变。”母亲又说道。

“那哪行？他们都住在一起这么久了！”新荷说。

“你懂什么？少插嘴。”母亲道，瞪了新荷一眼，“反正先别结婚了，一结婚，又要生孩子，没人管煮煮了，煮煮多可怜！”

嘉伟觉得母亲的话不无道理。

“你最好找个没有生育能力的老姑娘。”母亲最后说道。

“不要、不要！”嘉伟说，“乏味死了。”

“什么乏味不乏味的？筱红不乏味，却跟别人跑了，老姑娘老实，守得住家。”在一旁只顾喝酒的父亲突然吼道，两只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。

嘉伟立刻低下了头。

“好，别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，他自己的事，随他去吧。”母亲说。

十八、迷途的羔羊

筱红站在洗碗池前老想起煮煮，今天是煮煮的生日，她不知该买个什么样的礼物寄回去。她现在与煮煮远隔千山万水，即使买了礼品寄回去又能怎样呢？又能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少安抚？筱红想着想着掉下泪来。

“干嘛呢？里面已经没碗了，等着你呢！发什么愣？！”老板在身后吼道。

筱红抬头一看，见是老板，便赶快刷碗。

“近来我发现你老是走神，赶不上用。这是你这一周的工资，你明天就别来了！”收工时，老板这样说道。

筱红看着桌上的钞票，明白过来：从明天起，自己失业了！她拿起桌上的钱，颓丧地离开了饭馆。路过一家百货商店时，她进去为煮煮买了一辆遥控汽车，煮煮最喜欢玩车了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

卫东回来了，他在一个华裔开的连锁店打工，刚收工回家。筱红把自己被老板解雇的消息告诉了卫东，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安慰，哪知卫东听后不仅没有安慰她，反而大发雷霆，吼道：“你这是怎么搞的嘛？好好的工作

怎么就被你弄丢了？！”

筱红气得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你知道咱们现在有多艰难？我一个人得养两个人，我养不起，我没这么大的能耐！”卫东继续说，“你瞧人家建群，多能干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她能干你就找她去！她关我什么事？”筱红一边哭一边说。

卫东也不理睬筱红，继续修自己的胡子。

筱红越想越生气，哭得更凶了。

“晚上同学聚会，我不回来吃饭了。”

卫东修好胡子，换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走了。

筱红仍然躺在床上哭，连头也没抬，嘟哝道：“你愿走就走吧，没人稀罕你留下！”

卫东正正领带，毫不犹豫地出了大门。

原来，卫东对筱红撒了个谎，他哪是去参加什么同学聚会，而是参加他的老板——一个华裔姑娘——曾凌燕的生日聚会去了，这姑娘长得不漂亮，卫东是在她家超市打工时认识的，她爸爸很有钱，开了十几家连锁店和一家旅馆。卫东在她家店里当搬运工，凌燕当经理，今天，卫东扛着箱子正好与凌燕撞个满怀，凌燕对着这个英俊男子怔了半天，发现店里来了个美男子，把他叫到办公室问道：“你是从大陆来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哪个省？”

“湖南。”

“这么巧，我父亲祖籍也是湖南。”凌燕惊叫道，“来美国闯天下可不容易，以后，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吧。你结婚了吗？”凌燕单刀直入地问。

卫东想起了筱红，他本想说结了，但话出口时却变成了：“没有。”

凌燕这下对卫东更感兴趣了，问道：“一人来的？”

“不，对。”卫东支支吾吾地说，笑得很难看。

“今天我过生日，晚上上我家去吧，怎么样？”凌燕问。

卫东不敢得罪她，只好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我给你买什么礼物呢？”

“不用买，你初来乍到，挣钱艰难，什么都不用买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不过，我得先回去换换衣服。”

于是卫东回到住处，见到失魂落魄的筱红，他很烦恼，说实话，他并不喜欢凌燕，但他又不想得罪她，因为他知道，得罪了她，自己还得费劲找工作，他只好对筱红撒个谎，硬着头皮去了。

生日宴会上，曾老先生不断地给卫东碗里夹菜，弄得卫东有些不好意思，觉得老先生太客气了。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子祥先生问。

“三十。”

“那好，跟我们凌燕差不多大，你看她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还没成家，我们就只有她这么个女儿，我都七十多了，没有个男人来辅佐她，我实在不放心啊。”老先生说。

“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凌燕为人那么好，会有人爱上她的。”卫东说。

“爱上她的人倒是不少，只是她挑剔，看不上人家，不是嫌眼睛小，就是嫌人家鼻子太大，拿她真没办法。哎——，真是的，让人操心。美国这地方

人缘复杂，又怕她找个不好的人，我们倒希望她找个从大陆来的，人朴实可靠就行了，你认识的人多，帮她留意留意。”老先生道。

“好，好。”卫东说。

“我看凌燕很喜欢你，不知你对她印象怎样？”老先生问。

“挺好！挺好！”卫东说。

宴会后，两人一起出了曾家，在一个僻静处吻起来。

“你今天就在我这里过夜不行吗？”凌燕问。

“不行，我明天一早就有课，再说，我得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就搬到你家来。”卫东道。

“那好吧。”

凌燕把卫东送到公寓楼下，她想上去看看卫东的房间，卫东说这么晚了，他跟别人合住，有些不方便，凌燕便驾车回到自己家。

“果然貌若潘安，年龄比你还小，又是咱们家乡人，结婚吧！燕子。”子祥道。

“好，我的眼力不错吧？爸爸妈妈，晚安！”凌燕说着，回到了自己房间。

十九、茫茫情路

筱红左等不见卫东回来，右等不见卫东回来，便先上床休息。睡到十二点左右时，她醒了，睁开眼睛床上还是空荡荡的，她再也睡不着了，索性坐了起来。

大约等到一点半钟，她才听见走廊响起了脚步声，是卫东！她听见了钥匙开锁的声音。

“你上哪里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”筱红见卫东醉醺醺地回来了，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同学那里去了。”

卫东说罢连衣服也没脱就往床上倒。

“什么同学那里，你骗人，沛钧他们还打电话来找你呢！你说，你上哪里去了？”筱红道，“不说清楚，今天你别想睡！”

筱红揪住卫东的头发，把卫东揪疼了，卫东怒从心起，跳起来吼道：“我愿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管得着吗！”

“好啊，我看你八成是出去嫖娼去了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今晚跟谁在一起？”

“我愿跟谁就跟谁！”卫东说。

“啊，你真有了女人，她，她是谁？”筱红大哭起来，要来抓卫东。

卫东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连忙躲开，坐到沙发上。

“这个家要钱没钱，你还没有工作，我养不活你，从明天起，咱们就分开过吧！”卫东道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你要和我分开，我当初瞎了眼跟你跑到美国！”

“你回去，回去，谁让你跟我来的，现在，你回去吧！”卫东说。

“我现在还有什么脸回去，别人都以为我到美国开了洋荤、发了财，现在，就我这个样子，你叫我怎么回去？”

“那我不管，我管不了！”卫东说。

“好，好，你走吧，我就不相信我离了男人就过不了，我要活得精精神神的给你看！”筱红说。

“筱红，不是我不要你，是我没办法呀！谁叫咱们穷呢，人穷志短，你先让我出去想想办法，等我发了财，我会来帮助你的。”卫东道。

“别说了，睡觉吧，太晚了！”筱红说。

卫东要到床上与筱红共枕，被筱红拒绝了：“你就在沙发上睡吧，何必呢？”筱红说。卫东只好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夜。

第二天中午，卫东乘筱红给焘焘寄玩具时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溜到了凌燕家。

筱红一回到家就明白卫东再也不会回到这间屋子了，他们几百天的情爱转眼化为云烟，她不禁在沙发上嚎啕大哭起来。

然而，筱红明白，在美国这个社会里，生存是第一位的，她不能就这么回国，就是洗碗，也要多挣些，回国也有个交待。筱红整理好自己的心情，出门找了两份洗碗工，全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。

卫东很快和凌燕结了婚，出入社交场合，岳父也把旅馆交给他管理。

沛钧知道卫东出走的消息，大骂他会“遭到报应的”！筱红反而安慰他说：“没事，让他去找他的幸福去吧。没有他我一样能过好，我现在有两份工作，生活不成问题，还有你们这些朋友，完全能够活下去！”

不久，房东太太送来了一封信，她好生奇怪，拆开一看，是嘉伟的离婚起诉书，捧着纸的手直发抖，大滴大滴的泪珠叭嗒叭嗒地滴在纸上，她不知道签同意还是签不同意，拿着《起诉书》哭倒在床上。她想去死，没有了卫东又没有了嘉伟，她还活着干什么？但是，她在死之前必须见见嘉伟，向他诉说她的后悔，她不该抛下他和孩子跟别人走了！

可是他会原谅我吗？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。会的，会的，他一定会的。她哭累了，她想，自己和卫东已经断了，一年的签证期也快满了，便决定先签不同意，等她回国后再说这件事，于是，她把自己的要求写信寄给了法院和嘉伟。

嘉伟接到筱红的信十分惊讶，但他拿筱红无可奈何，因为她毕竟是他的前妻，焘焘的妈妈，他只好等筱红期满回来再说。让郑律师去法院撤回起诉。

筱红出国深造的幻想被现实击得粉碎，现在，她终于认清了自己，这辈子可能只是个家庭妇女。声乐界的竞争是残酷的，多数人只能当个中学声乐老师，能够出人头地的少之又少。她拼命地打工赚钱，准备将来回国时给儿子和嘉伟一个惊喜。嘉伟太辛苦了，一人带着孩子，不管他过去怎么样对不住自己，他没有功劳有苦劳，他一人在拉扯焘焘！

他现在一定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，真让人于心不忍。不过，也许他又重新找了个女朋友，正等着要结婚呢！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和我办手续？不管怎样，回去看看再说吧。他是那么爱我，他不会爱上别人的。筱红想。

筱红心里充满了对嘉伟和焘焘相聚的渴望，常常在心里与他们对话，还到学校去听儿童心理学，准备回北京时能够用上。她从报纸上发现有合唱队招女高音歌手，但是她放弃了，觉得不如先挣些钱，回家时贴补家用。

二十、天下父母心

秀芬一进门，就到书房翻箱倒柜地找东西，姜教授问她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河北哪个地方受灾了，单位要我们捐钱捐旧衣，他们有的当场就掏了钱，我想了想，还是捐几件旧衣服吧。”

秀芬从衣柜里找出两件雯雯小时候穿的衣服，自己的衣物却不舍得拿出来，又去翻丈夫的衣物，她拎出一件姜教授穿过的旧中山装说：“把这件衣服捐给他们吧？”

“不行不行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，重新找一件吧！”姜教授道。

“哪里找去，都破成这样了，还不舍得捐出去？”秀芬道，举起衣服向后一缩，生怕丈夫就把这衣服夺走了。

“不行，这件衣服我穿了多年，我不舍得捐出去，要捐，你找件新衣服捐。”姜教授道，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新的茄克衫说：“捐这件吧。”

秀芬一看丈夫要捐新衣服，急了，一把夺过丈夫手中的衣服说：“这哪行，这是去年春节刚买的新衣服，留着穿吧。”说罢，她硬是抢走了那件旧中山装，气得姜教授直摇头。

“要捐，就捐好的嘛。”姜教授嘟哝道。

“好的、好的，这件衣服有什么不好？一个补丁也没有，哪里不好了！”秀芬说。

“不行、我说不行就不行！”姜教授说。

雯雯妈把手中的旧衣服往沙发上一甩，说：“随你便吧。”

“好、好、好，你做饭去吧，你一回来，把我的思路都给打乱了。”姜教授说。

“装疯！哎，老头子，我听一个老太太说，今年是闰八月，50岁以上的人要穿红裤头才能避邪，你看，我都穿上了。”秀芬说，撩起了自己的衣服，露出白肚皮来，“我给你也买一条。”

“哎哟，得了，得了吧，那么粗的水桶腰，那么大的将军肚，赶快把衣服放下来吧。”姜教授惊叫道，捂住了两眼。

“你这个老东西，想当年你是怎么夸我的腰来着，说像杨柳，现在，你嫌我了！”秀芬一边说一边捶姜教授的肩，姜教授赶紧躲开。

“你别跟我这么闹，别让雯雯回来撞见，她看见了又该不高兴了！”姜教授道。

“这孩子心真狠，出去这么久了，也不想咱们，不回来看看！”秀芬说，眼泪又涌了出来，“都怪你这个老头子，谁叫你打她呢？！她记仇，她一定跟咱们记仇了，哎——”

“我打她？我是打她了，谁叫她那么不自重，干出那样丢人现眼的事情来呢？再说，我打她时，也不知道她真会这么记仇，跑出去就不回来了。”姜教授道，“嗨，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她早晚有一天会想家的！”

“你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啊！”秀芬哭喊道。

“要不，咱们给她捎个信，说父母同意她跟嘉伟好了，不再打骂她了？”姜教授道。

“从前吃过饭，咱们总是一家三口出去散步，现在好了，就咱们两个老家伙……”秀芬说。

“把她叫回来吧，没准她也很想咱们。”姜教授道。

“可是，是咱们把她打出去的，怎么叫她呢？你去叫吧。”秀芬说。

“哎，这就不对了，女儿是娘的心头肉，女儿跟谁最亲？肯定是妈妈，还是你去叫吧。”姜教授道。

秀芬觉得丈夫言之有理，决定礼拜天把雯雯和嘉伟一起叫回来，认了这门亲，她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啊！时间久了，气消了，彼此还是会想念的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姜教授就出门送稿子去了。
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回家的路上，姜教授正想着女儿的事，一辆中型货车自西向东迎面开来，姜教授吓了一跳，本能地一躲，却正好躲错了方向，被车撞倒在地。

待姜教授醒来时，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他的左小腿骨折，打着石膏动弹不了。

当医生问他家在哪里，电话号码是多少时，他这才知道自己被撞了，躺在医院已有十八个小时。

秀芬一夜没见丈夫回来，第二天一大早接到医院的电话，才知丈夫出了事。她火速赶到医院，见到自己的丈夫，伤心地哭起来，边哭边问道：“你怎么撞成这个样子？我怎么办？谁干的？”

“没事，医生说只是小腿骨折，躺三个月就好了。司机他跑了，你去我们学校医务室要支票去吧。”姜教授说。

“什么，司机他撞人还跑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可真够倒霉的！”秀芬说罢哭了起来。

“哭有什么用？你把雯雯叫回来吧。”姜教授道，“也好给你帮帮手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秀芬道。

秀芬擦干眼角，出去给雯雯打电话，她已顾不得面子了，老头子躺下了，她一人忙不过来，她要让雯雯回来帮忙。

“雯雯，我是妈妈。”秀芬说。

“噢，妈妈，你们好吗？”雯雯有些激动。

“你爸爸他被人撞伤了，司机逃跑了，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你回来看看他吧！”秀芬说。

“好，妈妈，我一定来！”

二十一、成人之美

雯雯拦了一辆“面的”，直奔积水潭医院。

“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让你们生气啊！”雯雯见了母亲，忙自责说，“爸爸要紧吗？”

“没事。”母亲道，“他只是小腿骨折，打着石膏，其他地方都没伤着。”

“妈，我太对不起你们了！”雯雯道，抱着母亲哭了起来。

“没事，你别哭了，孩子。”母亲说，那么仁慈、宽厚。

这时，姜教授从小寐中睁开了双眼，看见女儿天使般的脸，他笑了。

“爸爸，你醒来啦？你还疼吗？”雯雯道。

“不疼了，孩子！只要你站在我的身边，我就不疼了。”姜教授道，两眼闪着泪光。

“爸爸，过去的事都是我不对，辜负了父母对我的期望，你原谅我吗？”雯雯说。

“不对的是我们，孩子，是我们把你逼出去的，你过得好吗？”姜教授说。

“好。”雯雯道，有些羞怯。

“如果你同意，我把嘉伟也叫来。”雯雯说。

“他在上班，不必了。”姜教授道。

“那我留下来照顾你吧？”雯雯说。

“你和你妈轮着来。行不行？”姜教授道。

“好的。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陪爸爸聊聊天。”雯雯道。

“那我回家熬一锅排骨汤吧，呆会儿送来，还要去校医院拿支票，幸好这医院离家还不太远。”杨秀芬唠唠叨叨，关键时刻幸好有雯雯，否则，她肯定手足无措。

秀芬出了房门，屋里只剩下姜教授父女和其他病友。

“告诉我，孩子，他对你好不好？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揍他！”姜教授说道。

“挺好的，爸爸，你别操心，养好病再说。”

“我看你比过去懂事多了。”姜教授道。

“是吗？”雯雯道，歉意地笑着。“你以后还得上大学才好。”姜教授道。

一句话刺伤到雯雯的自尊心，她早就觉得自己没上大学似乎就比人低一等，忙连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啦，爸爸。”

“电大、函授、自学考试都成，总之，不要荒废了时间。”姜教授又说。

“好的。”雯雯说，她希望父亲别说了。

下午，雯雯打电话给嘉伟，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嘉伟立即赶到医院。雯雯站在医院门口等他，不一会，嘉伟捧着一大束康乃馨走了过来。

“把它交给你爸爸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雯雯接过嘉伟手中的花，进了医院。

“你给我买花了？太漂亮啦！”姜教授捧着鲜花，边嗅边惊喜地问。

“是嘉伟给您买的。”雯雯说。

“太谢谢啦！他跟你一起儿来了吗？”

“他在医院门口等我。”雯雯道。

“把他叫上来吧，我要见见他。”姜教授说。

“嗯，好的。”雯雯战战兢兢地说。

“去吧，你爸让你去你就去吧！”秀芬补充说。

雯雯一溜烟跑出病房。见嘉伟还在医院门口站着，道：“跟我一起上楼去吧，我爸爸想见你。”

“这行吗？”嘉伟问。

“行，是他让我来叫你的。”

雯雯说罢，挽住了嘉伟的胳膊，两人一起进了医院。

“坐吧。”姜教授躺在床上慢悠悠说道，“公司现在情况怎样？”

“还好，”嘉伟说。“我扶您起来坐坐？”

姜教授点点头，嘉伟将他扶起来坐好。

“养女儿划不来的！长大了不听话。你要好好地待雯雯啊！她可是个任性的孩子。”姜教授道。

雯雯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烧、发红。

“不，不是这样！”嘉伟打断姜教授的话说，“她挺温柔的。”

“那是你改变了她。”

姜教授摇摇头，陷入了深思，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爱情能改变一个人的喜好，一个人的性格。雯雯和嘉伟已经分不开、折不散，还不如成全他们了。姜教授默认了他们的关系。他问道：“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”在爱人面前，一个桀骜不驯的人甘愿做仆役，人们不得不称赞爱情的力量。

嘉伟看看雯雯说：“快了。”

“也不好太着急，多了解了解对方，我和雯雯她妈妈就是谈了四年才结的婚。”姜教授道。

“你跟我求婚时，我爸爸还不想答应呢！”秀芬故意打趣丈夫说。

“可是你坚决要嫁给我，缠着我，非我不嫁。”

姜教授一句话逗得嘉伟和雯雯都笑了，只有秀芬在那里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，道：“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，没羞！”

二十二、母子相聚

筱红终于订了回北京的机票，沛钧夫妇赶来送她。

“要不要把你回国的消息告诉卫东？”沛钧问。

“不用了，我跟他已没有任何关系。”筱红说。

“听说他生意不会做，赔了，在岳父家跟打工仔似的，很可怜啊！”

“是吗？他活该。我现在心中只有我的丈夫和儿子，根本没有他！”筱红说。

“你还打算回去看你的丈夫和儿子？”沛钧问，“你们不是已经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筱红道，“还没办呢。都怪我当初听了卫东的鬼话，被他迷住了。对他充满了幻想，其实，婚姻都是相似的，每个婚姻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，任何一对夫妇都回避不了，时间长了，彼此都会厌倦的，关键是怎样寻找新的切合点，互相宽容。”

“几年没有见他们了？”沛钧又问。

“你是说我丈夫和儿子啊，一年多了，快两年没见了，不知他们是否会接纳我。”筱红道。

沛钧夫妇觉得筱红有些荒唐了点，没多说什么。

飞机终于降落在北京机场。筱红觉得这里的一切是这样的熟悉与亲切，地面是薄薄的暮霭，寒气还有些袭人。

筱红的出现着实把丽敏吓了一跳，她抱怨筱红说：“为什么不事先来个电话？我好去机场接你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她又问：“卫东呢，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

筱红喝着丽敏为她沏的茶，淡淡地一笑，说：“我们早就分手了，他在美国娶了个华侨的女儿，快当爸爸了，怎么会和我一起回来呢？”

“什么？你们分手了？”丽敏道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对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早啦。”

“他娶了个华裔姑娘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，他怎么能这样做呢？”丽敏道，气得瞪圆了双

眼，“你当初可是舍夫别子跟他的呀！”

“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别提他了。”筱红道。

“等他回来，看他还有什么面目见同学们。”丽敏说。

“你怎么样，这一年过得好吗，专辑出了吗？”筱红道。

“专辑出了，可是市场不太好，年轻的歌手辈出，她们精心包装，风姿绰约，哪有咱们的戏？赔了，所以，我现在改行开餐馆。”丽敏道。

“什么？你开餐馆去了？像你这么热爱艺术的人，不，你简直就是缪斯的化身，怎么会去开餐馆呢？”筱红大惊失色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呀？开餐馆跟唱歌一样，是为了挣钱，哪行好干就干哪行呗！”丽敏吸了一口烟说。

“也是。我在国外也是整天帮别人刷盘子，没什么丢人不丢人的，人为了生存呀，什么都能干，你说是不是？”筱红道，“等咱们挣够了钱呀，自己参股办个歌剧团。”

“当然啦。有了钱再搞艺术也不晚。我们开的饭馆，每月能赚七八千块钱呢。”

“你一人办的？”

“我把我两个弟弟都叫到北京来了，帮我盯摊，我每天去看看，收收钱什么的。”丽敏道。

“看不出来，你真有两下子。”筱红说。

两人聊了许久，丽敏模模糊糊地睡着了，可筱红却睁大眼睛，想着与儿子、嘉伟见面的情形……

嘉伟的父亲来开的门，他一见来人是筱红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让她进还是让她滚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想还是让她进吧，她毕竟是焘焘的母亲，便说道：“是您呀？”

“我来看焘焘。”筱红说，很客气也很庄严，令人不能拒绝。

“进来吧，他在屋里玩玩具呢！”嘉伟爸说。

这时，嘉伟妈听见了丈夫在与人说话，出来想看个究竟，没想到来人竟是离家出走的儿媳妇，她气不打一处来。

筱红没理她，直奔里屋，焘焘，可爱的焘焘正坐在小椅子上玩玩具。

“焘焘，妈妈看你来了！”筱红叫道，一把抱住自己的孩子，泪如雨下。

“还好意思哭！你去看她，看她要干吗？我做饭！”嘉伟妈小声对丈夫说。

“哎，她能干吗？”嘉伟爸道。

“焘焘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筱红松开焘焘，问道。

焘焘表情羞怯，不吭声。

“我是妈妈呀！你怎么不叫我呢？快叫我呀！”筱红又道。

焘焘仍然不叫，还用小脚丫踹茶几的腿。

“我给你买车回来了，还买了变形金刚、巧克力。”

筱红把礼物一一摆在桌上，儿子对她那么冷淡，她始料不及，不过，她有信心，她相信孩子慢慢地会和她亲热起来的。

二十三、爱巢在否

焘焘一看桌上有那么好东西，眼睛放亮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玩具，伸

手搂住了那些妈妈带回来的又大又漂亮的玩具，但仍然一言不发。

“先吃一块巧克力吧。”筱红道，将一块巧克力塞进焘焘的嘴里。焘焘笑了。

“这烟是给爷爷的，那盒巧克力是给奶奶的，焘焘，把烟给爷爷送去。”筱红道。

焘焘果然左手抱着自己的车，右手拿着烟给他爷爷送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嘉伟妈做好了饭菜，她仍不与筱红说话，嘉伟爸来叫筱红道，“你吃点饭吗？”

“不吃了。”筱红道，她见嘉伟妈的脸拉得老长，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，何必去吃人家的饭，招人嫌呢？筱红想，她宁愿饿肚子，也不愿吃这顿生气饭！

吃过饭，嘉伟妈要给焘焘洗脸、洗脚，筱红不敢多说什么，只是帮着倒了一次洗脚水。

“他几时睡？”筱红问。

“8时30分上炕。”嘉伟妈说，面无表情。

“新荷呢，怎么没看见新荷？”筱红问。

“她上大学去了，”嘉伟爸插话道，“这烟味道不错！”

“是吗？”筱红道，“正宗的美国货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她看见了茶几上的巧克力说，“你们吃巧克力吧，味道也很好。”

嘉伟爸点点头，嘉伟妈连瞅都没瞅一下，筱红很伤心。

“焘焘，我们到北屋睡觉了。”若桂催促道，她不愿看见这个风流的儿媳在她家里。

焘焘不舍手中的玩具，抱着变形金刚和汽车跟奶奶走了。

筱红在屋外看着嘉伟妈给孩子脱衣、脱鞋，流出了眼泪。因为焘焘躺在床上，就意味着她该离开这间屋子了，焘焘一睡觉，她就再没理由在这里呆下去了，她必须离开这个家。尽管这个家里还有她亲爱的儿子，她也必须离开。

“我走了！”筱红对嘉伟爸说，“明天再来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嘉伟爸客气地说道，不过，他越是客气，让筱红越是难受。难道自己真不是他们家的人了？筱红想，颓丧地离开了这个家，一走下楼梯，她就大哭起来，然后，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，觉得街上空荡荡的，没几个行人，即使有几个，也跟鬼影似地在无声无息地移动，街灯昏暗得如同黄色的挽幛，她见一家川菜馆还未打烊，她进去要了一碗粉子酒糟，既充饥又解渴。但她只吃了几口，便放下了手中的青花瓷勺，因为她的心还在焘焘那里，她把心留在了焘焘睡觉的那间温馨的小屋子里。为什么他奶奶对我那么冷淡？他们为什么不留我在那里住？为什么非要把我们母子活活分离呢？筱红感到一阵阵心痛，她再也吃不下去了，她要离开眼前那几个人，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想问题。

筱红起床很晚，她起床的时候，丽敏已经出去了。太阳照在狭窄的厨房里，照在筱红的身上、脸上。白天丽敏基本上不在家，筱红端一杯牛奶坐在沙发上，想给嘉伟打个电话，通知她自己已经回来了。

“喂，嘉伟啊？我是筱红，我在北京，我回来了！”筱红道，她听见了嘉伟的声音，依旧是那么温和、富有磁性，她的眼泪流满了脸颊。

“我是嘉伟，你回来啦？什么时候咱们见一面，谈一谈吧，我现在很忙，

有客户需要接待，再见。”

筱红挂上了电话，心在怦怦地乱跳，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这样激动，起初她有点害怕嘉伟会不理自己或训斥自己，但后来她才发现他仍旧那样平和、镇静，她的心情也就由不安变为喜悦了。她希望时间快快过，她好和嘉伟见一面，这么久没他的消息，不知道他过得怎样？反正她把焱焱留给了嘉伟一人，他怪不容易的，筱红心里顿时产生一种负罪感，她很内疚，因为自己的行为让嘉伟和焱焱吃了不少苦，她决定要向他忏悔，要向他请罪，要向他请求，让他们一家三口和和气气地过日子。她赶紧“咕咚”、“咕咚”地喝完杯中的牛奶，穿好衣服回“家”去了。

没有我的日子，家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呢！筱红想，我一定要去好好收拾、整理，还嘉伟一个干净、整洁的安乐窝。筱红怀着喜悦上了楼梯，掏出钥匙打开了“家”门，但一张陌生的女孩的面孔出现在她的眼前，她差点没“啊”地一声叫出来，她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。

二十四、回家

“您找谁？”雯雯问。

雯雯与筱红几乎是同时打开房门的。

“您是？”筱红道，惊慌失措地问，“您是？”

“我是嘉伟的未婚妻，他这会儿不在家……”雯雯尴尬地说。

“我是他的妻子，不，算前妻，不，就是妻子。”筱红说。

“您是焱焱的妈妈？”雯雯道。

“对。您是？”

“我叫雯雯，我和嘉伟住在一起好长时间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。”雯雯说。

“结婚？你们俩要结婚？”筱红问，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对。”雯雯道。

“不可能，你这么小。”筱红问，她这下全明白了，原来嘉伟要跟自己离婚的动机，就是要跟这个女孩子结婚呀！不行！不行！她绝对不能答应，她真想把这个女孩子撵出去，可是，她看她是那么小、那么幼稚，就像自己上大学的时候，对未来充满了幻想；她的眼睛，就像未被污染过的山泉，清澈、纯洁；她的嘴唇，像玫瑰花瓣一般娇嫩！筱红不忍心用最恶毒的话去打击她、咒骂她！她断定眼前这姑娘是为了爱才和嘉伟走到一起来的，她没有什么错，她还是小孩！不能伤害她！跟她聊聊吧，看她是怎么想的！

“你今年多大啦？”筱红问。

“20岁。”

“为什么不上大学呢？我像你这么大时，正在上大学四年级呢！”筱红道。

“因为我高考那几天生病发烧，就差几分，没考上。”雯雯说。

“你现在也不后悔吗？呆在家里多无聊，上大学多好！”筱红说。

“我正在补课，要参加自学考试。”雯雯说。

“你学的是什么专业？”筱红又问。

“财会专业，好找工作。”

筱红到各个房间转转，最后，坐在她心爱的钢琴前弹起了《红蜻蜓》，这屋已物是人非，她感慨太多，泪如雨下。

雯雯听着那忧郁的曲子，猜想此时筱红的心情一定不畅快，她抬起了头，静静地听着北屋传来的的旋律。

曲子弹完了，雯雯以为她会再弹下去，哪知筱红却合上了钢琴盖，拿起坤包，哭着跑出了家门，还把门“砰”的一声撞上了。雯雯这才醒过神来，她走了！因为我在这里，她受刺激了！她很伤心，很难过，她不想见到我！

雯雯开门追到门口，只见筱红痛哭着下了楼梯。她想追，但是没有这个力量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劝筱红，只好悻悻地回到屋里。

“天啦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嘉伟还没离婚我就跟他住在一起了？我这算什么啊？雯雯悄悄地哭了起来，边哭边收拾自己的衣服和那只红帆船，她决定回到自己的家，她要保持自己的自尊，退出这场三角恋！

啊！红帆船，雯雯抬头瞥见了桌上的红帆船，她不要它了，这时候要它还有什么意义？雯雯拎起包，临出门前，雯雯给嘉伟留了一段话：

嘉伟：

我走了，回我父母家住，因为你的妻回来了！我不知你们还未正式离婚，所以，我决意退出你们的纠纷，否则，会影响你的正常判断，也使我丧失尊严，所以在你们的纠纷解决之前，我是不会再回来的。我就住在我妈家，请你别来打扰我，我要对我的过去和未来作认真的思考。

雯雯

嘉伟回家看见这张纸条，立刻给雯雯打电话追问出了什么事。雯雯说：“你还问我呢？你找你的妻去吧！你们的事还未了结，你不要再欺骗我了。”

听了雯雯的话，嘉伟颓然坐在沙发上，他的前妻回来了，他不知该如何对待他的“前妻”。

雯雯搬回家里，父母自然十分欢喜，他们都上了年纪，又只有这么个女儿，巴不得天天守着才好，见女儿脸色有些阴沉，也没人敢问个究竟，怕惹得她不高兴，她又离家出走。

“爸，您跟姑姑联系联系，我想去长春复读，参加高考！”

晚上，姜教授正在书房里写稿子，听见女儿的话，他有些不相信，扶了扶眼镜道：“你想参加高考？真的？”

“当然真的啦。”雯雯道。

“爱学习我当然喜欢，可是你跟嘉伟怎么办？不能就这么说散就散呀！”姜教授道。

“他过他的呗，他又不是孩子需要人照顾。这个，您就别管了，赶紧跟姑姑打个电话吧，我要到她那里去上学！”雯雯道。

“为什么非要到她那里上呢？”姜教授又问。

“她那里没人打扰我，安静，我可以一心一意地学习啊！”雯雯道。

“那也好，我跟她商量商量，我估计没问题，她是校长嘛，不过，你要好好准备准备。”

姜教授说罢放下手中的书开始拨打电话，妹妹果然同意雯雯到她那里上学，而且让她马上去。

二十五、无法共鸣

生活中突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女人，嘉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筱红归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他现在要做的是必须稳住筱红，不让她回家闹事。

筱红在哪里呢？丽敏一定知道。于是，嘉伟从抽屉里拿出电话本，认真地寻找丽敏家的电话，他已好长时间没打过这个号码了，不记得了，费了半天劲才将它查找出来。

电话响了，话筒那边传来他熟悉的声音——“喂，你找谁？”——是筱红！

嘉伟听见筱红的声音了，两年没见面了，不知她现在是什么样子，老了吗？胖了吗？可声音听起来没什么变化，仍然是那么甜润，他觉得心里甜丝丝的。

“是筱红吗？待会儿咱们见一面吧？商量商量咱们的事，过半个小时我到丽敏家对面的马路边等你。”嘉伟说。

“好，好的。”

筱红说话时手和声音都在发抖，她没想到嘉伟主动打电话来了，她也不知道嘉伟打算和她要谈些什么，她放下电话，激动得坐在沙发上哭起来。

时间到了，筱红洗过脸，穿好外衣出了门。

那人是嘉伟吗？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风衣，站在马路对面，从不东张西望，跟他过去一样。

那人是筱红吗？瞧，她该穿什么衣服？过来了，红色的大衣，那人是筱红！

“嘉伟！”

“筱红！”

筱红一把搂住嘉伟的腰哭了起来。

“别这样，快别这样，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多。”

嘉伟一边说，一边把筱红的胳膊分开。

“咱们就在这附近走一走吧！”嘉伟道。

筱红止住了泪水，但还在抽噎。忽然，她转过身说：“嘉伟，咱们回去好好过吧？！”说罢，又扑到嘉伟的怀抱里哭泣。

“我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这个的。”嘉伟道。

筱红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那你要跟我谈什么？”她的潜台词是“别的不谈！”

“我这里有一份《离婚协议书》，你看看吧，要是没意见的话，就签上字，咱们明天就去办手续！”

嘉伟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份《离婚协议书》递到筱红手里，筱红扫了几眼，道：“我不同意！”

“哪些条款不同意，你指出来，咱们可以商量。”嘉伟道。

“都不同意。”筱红说，“我知道你现在爱上了别人，我回去看见了那个女孩，你急于跟我离婚就是为了娶她，对不对？”

嘉伟只顾低着头走路，没有吭声。筱红见他沉默不语，更是怒不可遏，问道：“是不是？你说呀！”

“是，是又怎么样？你不是也爱上了别人吗？”嘉伟道。

“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我们早就分手了。”筱红道。

“分不分手是你们自己的事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只记得我和焘焘惨遭别人的抛弃，回家还受到爸爸的羞辱，我们是怎样也抬不起头来。”嘉伟说，盯着远方。

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筱红道。

“现在说这些都晚了。告诉我，你回去没伤害雯雯吧？”嘉伟问。

“没有。我怎么会伤害她？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，我才不会干那事呢！”筱红说。

“你没骂她、没羞辱她吧？”嘉伟又问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不相信你问问她好啦！我看见她那么小、那么单纯，哪忍心骂她、羞辱她，我只呆了一会儿，说了几句话就走了。”筱红道。

“那就好。”嘉伟道。

“我告诉你吧。房子、孩子我都要，我不会放弃。至少，我要一间房子，我老在丽敏这里住也不是回事儿。”筱红说，“我明天就要搬回去，让那个女孩回避回避。我要把焘焘也接回去。”

“你不能这么做。”嘉伟说。

“我偏要这么做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如果你们嫌不方便，你们自己搬出去好啦！随便你们搬到哪里住，我绝不管你们。”筱红说。

“那今天就这样吧，你不答应是不是？”嘉伟问。

“对。”

“实在不行，咱们就上法院。”

“随便。”筱红道。

嘉伟收好《协议书》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
筱红目睹他的背影，心想：闹离婚，这又何必呢？不如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呢！

筱红在楼下走了几圈这才回去，丽敏道：“我的饭馆旁边有一家店歇业了，能不能把房子租下来，咱们一起搞连锁经营？开个快餐店？”

“行啊！”筱红说，“我掏一半的钱，咱们搞股份制。”

“行，前期投资包括房租、装修等差不多要10万。”丽敏说。

“我出5万，到年终咱们利润分成。”筱红道。

“我看你到美国去学了不少本事嘛！”丽敏道。

“逼出来的，不学不行啊。你那边卖米饭、炒菜，我这边卖面条、馅饼、凉菜之类的快餐，店名都叫一个：如歌，你那边是炒菜部，我这边是快餐部。”筱红说。

“好啊。咱们明天就去找房东商量商量，争取把房子租下来。”

“好，咱们一起干吧。”筱红道。

二十六、了断旧情

嘉伟回到自己家门口，敲了半天门，没人应答，“雯雯上哪里去了呢？”他在心里问，又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动静，只好自己掏出钥匙开门。

雯雯不在家！写字台上的红帆船也不见了，家里有一种寂静的感觉，桌上没有饭菜，锅也是冰冷的，奇怪了，雯雯到哪里去了？她自从搬到这个家，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呢。

嘉伟想，沮丧地走到卧室。

床上有一张纸条！嘉伟把它捡了起来，是雯雯的笔迹，她走了！她回家了！

他拨响了她家的电话，她生气了，她不回来！嘉伟颓丧地坐在沙发上。

离婚，离婚！只有离婚才能换回他心爱的姑娘！只有离婚，他们才能

重新走到一起。

加快办吧。可是，筱红说她明天就要和焘焘一起搬回来住！这可怎么办呢？

筱红要回来，我没有权利不让她进来！我没有权利阻止她呀！她可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人，回来也好，我们好好谈谈，尽快把婚离了。

想到这里，嘉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进厨房开始了锅碗瓢盆交响曲，他要让雯雯放心，他是个会照顾自己的男子汉。

筱红与丽敏同时起了床，她们一起去看了店铺，有 30 平米，两人用 5 万元的年租金将它租了下来。

到了下午 3 点，筱红想去接焘焘，向丽敏告了辞，拎着坤包风风火火地走了。

焘焘正在上图画课，见妈妈来了恨不得立刻就走。筱红跟老师说明了情况，果然很顺利地接走了焘焘。

筱红把焘焘接回家里，路上顺便买了肉和菜，回家便做饭，给焘焘包馄饨吃，焘焘十分欢喜。

6 点半钟左右，嘉伟回来了，他见屋里的情形大吃一惊。

筱红这时才想起雯雯，她不是在这里与嘉伟同居吗？便问道：“你的那个小姑娘呢？她怎么没回来？”

“她回不回来跟你没关系，她被你气走了，心满意足了是吧？！”嘉伟道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，“你回来干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家了吗？”

“你没有这个权利撵我走，这是我的家，这家产、这房子有一半是我的，我没地方住，所以我还要回来。”筱红道。

“你以为你回来住我就会和你好吗？”嘉伟道。

“我没想和你好，我什么也没想，我知道你已经有了新人，我就是要我的儿子和这一间房子。希望你理智一点。”筱红道。

“好，你不走我就走，反正我现在单身汉哪里都能住。”嘉伟说。

“我是真心回来照顾我的儿子的，我不能让他既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，寄存在奶奶那里。你去哪里我都不管你，我只要照顾好儿子就行了。”筱红道。

听了筱红的话，嘉伟的心受到一丝震动，他没想到筱红这么爱儿子，过去，他以为筱红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呢！那时，他觉得她是多么狠心，现在，他才知道她也有一颗慈母心肠。再看看焘焘，他正在卧室里看动画片，这一家三口是多么可爱啊！嘉伟想，他有些不舍得离开。但是，一想起筱红跟别的男人睡过觉，他又醋意大发，发誓要离开这个家！

“你吃饭吧。”

筱红盛了一碗饭，端在嘉伟面前。

“我不吃。”嘉伟道，一挥手把饭碗从桌上摔下去，摔个粉碎。

“你别对我假殷勤好不好？”嘉伟又说道，手指着门说：“你给我出去！”

“出去我是不会的！假殷勤倒是没有。”筱红说。

“你不出去我出去！”

嘉伟说罢，真的出了房门，一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
是回父母家接受盘问还是回自己家与筱红尴尬相处？嘉伟最终选择了前者，他不能与筱红同居一室，否则，今后谈起这件事来，他就有嘴难辩了！筱红她们快餐厅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，每天流水额有 3000 元左右。

嘉伟再次向筱红提出了协议离婚，筱红坚决不答应，说：“要离也得到法院离。”嘉伟只好将诉状递到了法院。没过多久，法院就要开庭审理，嘉伟却有点心慌意乱甚至有些害怕，只好委托郑律师为代理人，帮他在法庭上陈述理由。他怕自己在法庭上说那些投枪、匕首一般的话去伤害筱红，他说不出口。

筱红不想离婚，事情到这个分上，她只想要孩子和房子，最后，她胜利了。法院判她和孩子拥有那套住房，嘉伟搬出去住。

雯雯走后，嘉伟闲得无聊，他去驾校学开车，他想买一辆车，等雯雯回来时，他会开车去车站接她，她一定会高兴得欢呼雀跃的！他看上了那辆黑色的轿车，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它买了下来，等雯雯回来时，他开着车去接她！他天天擦车，保持车面光亮鉴人，他抚摸着它就像抚摸着雯雯，他要小心地呵护它，给雯雯来个意外的惊喜。她一定会吊着我的脖子又喊又叫！嘉伟想，他期盼着早日见到雯雯！

二十七、道是无情

三天的考试终于结束了，雯雯的感觉糟透了，然而，成绩出来时，她的分数却在录取线之上，她考上大学了！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嘉伟，让他和自己一起分享快乐。她要去看看他们的红帆船，她好想念它。她不想打电话给他，她要看看他听见自己考上大学时是什么样的表情。于是，她穿一件白色的紧身短袖衫，湖蓝色小白花背带裙，戴上一顶白色的草帽出发了。

快到嘉伟家的楼下时，忽然，她看见嘉伟和一个穿黑白连衣裙的女人拉着焘焘的手往楼那边走，那女人是筱红！雯雯想，看他们那亲密的样子，难道他们在一起住，难道他们破镜重圆？难道他们重归于好了吗？我何必在这里自作多情？我何必要让他们劳燕分飞！雯雯跑到旁边的一幢楼下躲了起来，悄悄地看他们一家三口上楼去了。

“我真该死！”雯雯气得摘下草帽，把它扔到了路边，让它随风飘走，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到了家。

“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姜教授问道。

“你别管那么多！”雯雯道。

“好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看你能飞上天么？”姜教授说。

雯雯回到自己屋里，一脚把房门踹上。

“也许我真的做错了什么，”雯雯想，“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是多么和谐！那么，让他们永远在一起吧！嘉伟，筱红，我成全你们好了！”

雯雯主意一定，她决定找嘉伟谈谈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。

没等雯雯去找嘉伟，嘉伟却主动来了电话。

“雯雯，你考完了，考得怎么样啊？”嘉伟问。

“你别管了，我有事要见你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雯雯道。

“办公室。”

“你下班的时候，咱们到紫竹公园里见面。”雯雯说。

“什么事？你告诉我吧！”

“见面再说。”

下午六点，雯雯骑车来到紫竹公园，一路上，她就像一只白色鸽子一样，飞过树林、飞过小河，越过人流滚滚的马路，到达公园门口，锁好车，

买票进入。

嘉伟穿一件灰色T恤站在树荫下，背对着雯雯正在读《北京晚报》。

“你，你还好意思读报！”雯雯大声喝道。

“怎么啦？雯雯，出什么事啦？你没考上？”

嘉伟说罢就要来和她拥抱，雯雯一把推开了嘉伟的双臂。

“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与你妻子恢复了关系？你们住在一起啦？”雯雯说。

“没有，没有啊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办好手续了。”嘉伟说。

“那我昨天看见你们一家三口甜甜蜜蜜地一起上楼回家？”

“不对，那是我送焯焯回家，路上碰见了筱红，我把他们送到了门口，焯焯不让我走，我就坐了一会儿。”

“你骗我，你编的跟真的似的。”雯雯道。

“我没骗你，这是真的，要不我可以回去拿《离婚证》给你看。”嘉伟说。

“我不看！”雯雯道，“反正我看见你们三口甜甜蜜蜜地回家了，你们三人在一起的情形多么协调，多么和美，为什么要分开呢？筱红也不再哭了，焯焯也不再哭了，这多好？为什么我要进来插一足呢？”雯雯说着说着哭起来。

“都怪我，对不对？是我拆散了你们？是我害得你们离婚，我成了罪人！我不想背这个罪名了！嘉伟。”

嘉伟一把抱住她，说：“不是因为你，不是因为你！你还没有来，我们就破裂了，她就跟别人走了，这怎么能怪你？”

“可是，我来以后又怎么样呢？你们不是更要破裂吗？”雯雯说。

“不对，这绝不是因为你，没有你，我们也会破裂的，而且已经破裂了，只不过是程序，办个手续的问题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我来时你们还未办手续，是因为我来了，你们才办手续的。我好卑鄙、好无情啊，我拆散了一门姻缘！”

“不，你别管别人怎么说好啦！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反正，我爱你，我要的是你！”嘉伟说，搂住雯雯的腰，要和她亲吻。

雯雯挣扎着，推开了嘉伟，说：“不！我受不了别人的闲言碎语，我受不了社会的压力，我要离开你！我要离开你！”

雯雯说罢就往外跑，嘉伟追上她，问：“你真的要离开我？”

“对！”雯雯说。

“你太无情了！”嘉伟道，摇摇头，一脸的无奈和伤心。

二十八、爱情与责任

马路上车来车往，脚下河水潺潺，嘉伟随着车走了，随着水远去了，岸边只剩下一个孤独哀伤的女孩，暮霭从她的脚下起来。

“雯雯，天黑了，该回家了。”忽然，一个男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雯雯回头一看，那人白白净净的，鼻梁上还架一副眼镜，是慕白！

“慕白？你怎么在这里？”雯雯吃惊地问道。

“怎么？只许你在这里？不许我在这里？我借书路过这里，看见你们在这里，就停了下来。这个解释该满意了吧？”慕白说。

雯雯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你为什么在这里哭？天黑了，快回家吧！是不是他变心了，不要你了？”

慕白道。

“你别胡说八道啊！”雯雯道。

“我没胡说八道，我不是明明看见他丢下你自己走了吗？”慕白说。

“你不懂，你对我们的事一点也不懂，你别管了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你别管了！”雯雯说罢又哭了起来。

“我要管，我要管！你的事我管定了！”慕白说罢，一下搂住了雯雯。

雯雯靠在慕白的胸膛上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哭吧！哭吧！我的雯雯妹妹！”慕白说。

小鸟还在暮色中盘旋，暮霭围住了他们。雯雯依偎在慕白的怀里，两人俨然一对恋人。

忽然，雯雯想起了嘉伟，她爱的是嘉伟而不是慕白，她一把推开了慕白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该回家了！”

“让我送你回家好吗？”慕白道。

“不用，你上学去吧！”雯雯说。

慕白问道：“雯雯，难道你就一点也不喜欢我吗？”

“喜欢与爱是两码事！我谈不上不喜欢你，但是我不爱你！”雯雯道。

“那你爱谁？”慕白睁大了他那双不大的眼睛问。

雯雯想了想说：“反正不是你。”

“我完了，再见，再见！”慕白说，他得不到雯雯的爱，他飞跑着离开了雯雯，眼看就要消失在夜幕中……

雯雯怕他出事，忙喊道：

“慕白！慕白！”

慕白头也不回地跑了，他需要的是纯真的爱情，他不需要雯雯的施舍。

筱红把雯雯约到了她自己开的快餐厅，雯雯扭扭怩怩地说：“过去，不知道……”

“哪里的话，是我主动离开嘉伟的，他有这个权利重新选择。”筱红说。

“看你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那么和美，我决定退出来，把嘉伟还给你。”雯雯道。

“什么？你疯啦？”筱红道，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！”

“不管你们离婚没有，反正我决定退出来，把嘉伟还给你！”雯雯说着，流下泪来。

“你跟他说了吗？”筱红问。

“说了。”

“你怎么想？”筱红又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他光喝酒。你和他谈谈吧，让他看在煮煮的面子上回家，他会答应的，我了解他，他不是那种‘花心’的男人。”雯雯说。

“我、我开不了这个口。”筱红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人都有尊严，我们都离婚了！”筱红说，“我不好再去求他什么。”

“那，你还爱他吗？”雯雯道。

筱红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当然，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，如果不爱他，怎么会有孩子呢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有相爱的基础？”雯雯道。

筱红点点头。

“说实话，他并不是不愿跟我好，到最后就是因为你才一定要跟我离的，”筱红说，“他说你是个小姑娘，他要对你负责。”

“什么？他真的是为我而离婚的？”雯雯说，流下眼泪来，“我成了凶手、罪人！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如果不是我离开他，你和他就不会……”筱红道，也流出眼泪。

“都是因为我，筱红姐，我对不住你！”雯雯哭道。

“不，不怪你，是你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照顾了他，拯救了他，给了他生活的希望和勇气，他应该感谢你，我也应该感谢你！”筱红说，“你真的没有什么错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眼看着让你们离婚！”雯雯道：“焯焯没有爸爸，该是多么痛苦，这样的话，即使我和嘉伟生活在一起，也会良心不安，过不好的。”

“你离开了嘉伟，你怎么办？怎么活下去？”筱红追问道。

“没关系，我会活下去的，我考上了大学，马上就要走了。”雯雯说。

“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，一个人去外地，挺不容易的，遇到什么困难，还可以去找嘉伟。”筱红说。

“不会的，我不会再找嘉伟的，我遇到什么问题我会自己解决，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。”雯雯道，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说罢，雯雯就大步走开了。

二十九、时间验证一切

嘉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没等下班他就开车到了雯雯家。

“走吧，我跟你出去走一走，让我的父母听见了咱俩的谈话不好。”雯雯说。

俩人走到了一处无人的围墙，爬山虎如一把把小绿伞遮盖着墙面，喇叭花缠满了篱笆。

“你找我干嘛呢？”雯雯道，靠在墙上。

“干嘛？你连干嘛的话都说出来了？难道你真的要和我分手？”嘉伟道。

“是呀！”雯雯说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我想你是说着玩的！”嘉伟说。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！”

“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你去看看筱红她们母子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了。”雯雯说。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雯雯。”嘉伟说。

“你不明白我的意思，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筱红不需要你吗？你以为筱红她不爱你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她还很爱你！她知道过去她错了，她等着你的宽恕，等着你回去！

焯焯他也需要你，没有你，你想想他们怎么活？我能忍心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、求助的眼神而不管吗？不，嘉伟，你一定要回到他们的身边去，他们比我更需要你！”

雯雯一边哭一边说，一阵风吹来，吹得墙上的小绿伞随风摇曳。

嘉伟没想到雯雯的心地如此善良纯洁，肯替他人着想，也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
“那你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你很爱我！为我着想！”嘉伟说，一把抱过雯雯纤细的腰，任泪水流到她的头上。

雯雯奋力推开了嘉伟的拥抱，说：“我的事，你不用管了。反正我很快就要走，去大连，去美丽的海边，时间、海水会冲走我的一切烦恼，我会把北京发生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，一心一意投入学习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嘉伟问。

“真的。”雯雯道。

好无情的小姑娘啊！嘉伟彻底地绝望了，目送着雯雯那淡紫的身影在路上渐行渐远。

嘉伟十分痛苦，开着车东奔西跑，想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喝酒，正好去了筱红和丽敏开的如歌餐厅。

嘉伟自斟自饮，喝了半斤二锅头，被进门的丽敏瞧见，丽敏赶紧告诉筱红，筱红过来一把捏住嘉伟举起的酒瓶说：“不许喝了！”

过了一会，焯焯也来了，焯焯看见嘉伟，忙喊道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“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嘉伟道，他好纳闷。

“这是我和筱红合开的饭馆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”丽敏说。

“不错，不错！”嘉伟说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你的女朋友呢？怎么没一起来？”筱红问。

“她、她走了，到大连上学去了！”嘉伟说，他觉得筱红有些恶心。

“难怪。她那天来找我说，要把你还给我，要咱俩复婚，你考虑过没有？”筱红道。

“没有。”嘉伟说，厌恶地盯了筱红一眼。

“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呢？一人在这里喝酒，是不是她跟你吹了！”筱红道。

“这不关你的事！”

嘉伟气鼓鼓地说罢就转身欲走，被筱红拦住，筱红说：“着什么急，你醉成这个样子，怎么走呀？我叫辆出租车来，跟我们一起走！”

嘉伟只好坐下，他头晕眼花、舌头和腿脚都有些不听使唤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让开！我要走！我要走！”

嘉伟摇摇晃晃地出了饭馆，筱红拉着焯焯追了出去，筱红边追边喊：“你都醉成这个样子了，不能开车！”

“对，不能开！”丽敏也说。

“你就在这里歇一会儿，等我收拾好后送你回去，”筱红说，强行把嘉伟搀回餐厅，“呆会儿我跟你一起走。”她又安慰嘉伟道。

筱红搀着嘉伟出去打了一辆面的，她看嘉伟醉成这样，决定把他带回安定门的家里，让他好好睡个觉，第二天再离开他们，毕竟夫妻一场，在这个时候她绝对不会丢下嘉伟不管。

第二天，嘉伟酒醒了，睁眼一看，说：“我怎么在这里呢？我没干什么吧？”

筱红和焯焯从隔壁房里走出来，筱红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你昨晚酒醉了，在这里住了一夜，咱们各住各的，我和焯焯在南屋住，你在北屋，吃早点去吧，我给你预备好了！”

嘉伟用完早餐，上班去了，出了家门，他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麻麻的、痒痒的，是久违了的、家的感觉！嘉伟想，他终于有了家、有了筱红、有了焯焯，昨晚他喝醉了，是筱红收留了他，他和筱红母子住了一晚！

三十、血色红帆

星期六，嘉伟决定去安定门接焘焘和筱红外出兜风。

筱红见嘉伟老开着辆黑色的车来，问道：“你买车啦？”

“对。”嘉伟说，“接你们出去玩玩。”

“我就不去了吧？”筱红道。

“没关系，一起去！”嘉伟说，要筱红母子和他一起上车。他拉着他们去圆明园、香山转了一圈。回来的时候，路过一家百货商场，嘉伟想给雯雯买个礼品，作为他们这一段感情的纪念，他把自己的意思对筱红说了，筱红说要陪他一起去商场。

三人在商场转悠了半天，竟不知买什么好。买衣服？人不在，不好买；“买化妆品吧？”筱红建议说，但嘉伟知道雯雯不爱化妆，三人只好往工艺美术品柜台走。“对啦！

给她买个工艺美术品才有意义！”嘉伟想。突然，他看见了那只红帆船，精细的木雕，均匀纯正的油漆，那不是他们爱情的信物吗？嘉伟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来。他要把这送给雯雯，唤回她的回忆，让她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都不要忘了自己。焘焘见了红帆船，也好喜欢，一定要。嘉伟只好哄他说：“这是送给雯雯阿姨的，你是小孩，只能买玩具。”

焘焘拉着嘉伟去玩具部，买了一个大变形金刚，这才满意而去。

嘉伟把车开到雯雯家楼下，他让筱红和焘焘陪自己一起去，筱红没有答应，焘焘一心玩变形金刚，连搭理都没搭理嘉伟，嘉伟只好自己一个人拿着红帆船下了车。

“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了，如果她再不理我，我就不会再来了，反正有一只红帆船为我们的这段感情作个了结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！”嘉伟一边上楼一边想。掏出笔写了起来，他怕万一雯雯又不见他，就留几个字吧，她看了心里也会明白，只见他在纸盒盖上写下两行字“红帆船——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它都要伴你走天涯！嘉伟”。

雯雯一人在家看书，听见汽车响赶紧去阳台看了一眼，是嘉伟的车！她有些兴奋，可再一看，旁边站着筱红，筱红嫌车里热，拉着焘焘在车外等嘉伟。雯雯见这情景惊呆了！原来是他们三人一起来的！他们三人才是一家！我只不过是个第三者！我绝不扮演这个角色，绝不让嘉伟进来。

“咚”、“咚”，门轻轻地响了，是嘉伟！那熟悉的敲门声不轻不重，富有节奏感，雯雯一听就知道是他来了！但是，她不能去开门，不能见嘉伟，一见他就什么都完了，她掩饰自己的感情已这么久，她快支撑不住了！她只好装着什么也没听见，捂着耳朵跑到最里间屋子。

嘉伟失望地走了，他留下了红帆船，铁青着脸下了楼梯。

过了好一阵儿，雯雯听见楼下的车开走了，这才打开门，她一打开门，就发现有个纸盒，盒盖上还有嘉伟那端庄、儒雅的笔迹：红帆船——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它都伴你走天涯！嘉伟。

雯雯读完这些字眼睛又模糊起来，她想追下去，她希望嘉伟还没走，她要对他说：“我爱你！我爱你！”但嘉伟已走远了，想追也追不上了，她只好抱着纸盒回到家中。

雯雯将嘉伟的笔迹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泪水滴在他的字上，浸出一圈圈

蓝色的花边，她抱起小木船，把船沿贴在自己的脸上，冰凉冰凉的，雯雯想，她把这只船永远带在身边，就像带着嘉伟的心，去蔚蓝的大海上漂泊。

嘉伟，我就要走了，在海的一个荒岛，在那里，没有人烟、没有车辙，甚至连鸟雀都没有，只有一栋白色的小屋，你坐在屋里注视着远方。我走了，嘉伟！我要到那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岛上，去漂泊、去流浪。雯雯悲痛欲绝，她去客厅找到一把锋利的水果刀，坐在地上在自己纤细的手腕上深深地划了下去，一条细细的、殷红的血线转瞬之间汇成了小溪，流到地上。雯雯渐渐支持不住了，身子越来越轻飘飘的，终于倒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……

“喂，是叶嘉伟吗？你跟雯雯说什么啦？害得她切腕自杀！现住在她妈妈的医院，你快过来！否则我饶不了你！”姜教授道。

嘉伟听罢电话，脑袋“轰”的一声，如炸了一般。他开车飞速赶到医院。

三十一、伴你走天涯

在急救室，他见到了雪白的雯雯正躺在床上，旁边，一根铁棍吊起了一包殷红的血浆。嘉伟两腿一软，跪在了雯雯床前。

“雯雯，雯雯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怎么成在了这样？”嘉伟颤抖着说道，眼里闪烁着泪花，最后终于哭了出来。

“都是因为我！对吧？！你爱我，可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呢！答应我，你再别这么干了，行吗？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我没好好保护你！”嘉伟说，一字一顿。

雯雯见嘉伟哭，自己也成了泪人，当嘉伟说到“你爱我”时，她更哭出了声，心想，知我者唯嘉伟也！她后悔自己要断然拒绝嘉伟，后悔自己要作出自杀的愚蠢举动，她一边哭，一边点头说：“我答应你，再不做那些傻事了！嘉伟，我爱你！”

姜教授和秀芬看到这里，心里明白他们之间发生了误会，为了不打扰他们谈话，两位老人知趣地退出去了。

嘉伟抱住雯雯的头，俩人哭作一团。哭了一会儿，嘉伟为雯雯擦去泪水，说：“再别干傻事了。”

“嗯。”雯雯点点头说。

“你真傻，我跟焱焱他妈怎么可能破镜重圆呢？我试过、努力过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没有激情，爱不起来，像两块冷冰的石头，谁都没有靠近的欲望，甚至一想到靠近就恶心，这怎么能在一起呢？你好傻呀！就知道替别人着想。”嘉伟道。

雯雯听着嘉伟的话，觉得自己的行为的确有些好笑，禁不住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

“雯雯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都要陪伴着你，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要跟你去。

我决定陪你去上大学。到大连办个分公司。”嘉伟说。

雯雯眼睛一亮，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。我决定了的事，不会改变！”嘉伟说。

“太好了。”

“你到大连租一间房子，咱们俩一起住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嘉伟拒住了雯雯的头，在她的脸上亲吻。

“我爱你！”嘉伟说，他搂紧了雯雯，恨不得把她挤碎，吞进肚里，省得她跑了。

“我也爱你！”雯雯说。

两个人的眼泪又汇集在一起，滴到了洁白的床单上。

姜教授和妻子进来，见此情景，说：“你们俩就是应该这样相亲相爱的嘛！干吗要分开！弄得寻死觅活的！”

“都怪我没有好好保护她！”嘉伟站起了身道，“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不离开她，我要陪她去大连！”

“真的呀？”姜教授惊喜地说。

“真的，我去那里注册一个分公司，到那里开展业务！”嘉伟道。

“那太好了，雯雯太爱你了，有你在她身边，我就放心了！”姜教授说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二老回家休息吧，我在这里守护着她！”嘉伟说。

两位老人见他们相亲相爱的样子，就放心地离开了医院。

第二天，嘉伟把想法跟天民谈了。天民说：“北京的业务都做不完，你去大连干啥？”

“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”嘉伟说。

“那好，我要留你也留不住，你去那边看看好不好开展业务，大连的底子还不错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你还是回来！”天民说。

“我不回来了，如果不行，我就做别的生意，做服装。”嘉伟说。

“你真有两下子，我看你是乌龟吃秤砣，铁了心啦，你放心地走吧。买个大哥大，有事及时联系。”天民道。

“好的。”嘉伟说。

“筱红怎么办呢？”天民又问道。

“她会找到自己的归宿的。”嘉伟说。

“天亮公司快垮了，资不抵债了，正在组织清算。”天民悄悄地告诉嘉伟说。

“是嘛？怎么这么快？”

“老翟在台上时就快把公司吃空了，又换了个不懂经营的领导来，提成太低，一天不是开会就是学习整顿，他们那里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撤职了，人心涣散，不垮才怪呢！”天民道。

嘉伟心中稍稍有了点底，他告别了天民，又去找筱红，他想跟筱红谈一谈，告诉她他明天就要走了。

筱红正在餐厅里坐着，见嘉伟来了赶紧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你来啦，找我有啥事？”

“我决定陪雯雯一起去大连，我要在那里开分公司，不回来了，你好好照顾焱焱。”

“有事情多跟我父母商量，他们会帮助你的。”

嘉伟说罢就要离去，筱红叫道：“你等一等，咱们出去聊聊。”

俩人在街边一棵槐树下站住，筱红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对我已没什么感情了，焱焱我定会把他带好，我祝福你们！雯雯是个好姑娘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！”

“好的。谢谢你的祝福！我看就让焱焱在我妈那边上小学吧，那样方便

点。”嘉伟说。

“好的。”筱红道，“你放心走吧，我会让他给你写信的。”

